

六家文選

WA 35
20
14

東京図書
漢書門
文章類
函架
三〇冊
二三號

貴重圖書





明治十年購求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五

明治十年購求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贈荅三

贈何劭王濟一首

并序

傅長虞

良曰王隱晉書云傅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舉孝廉拜太子洗馬後為

司隸校尉

助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

向曰劭襲封助陵郡公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襲

封助陵郡公

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

善曰王隱晉書

曰王濟為國子祭酒

並以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

善曰尚書曰先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五

王既勤用明德漢書曰霍光情猶同生義則師友善曰左氏傳曰

以張安世篤行光親重之鄭罕駟豐同生孫卿子曰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

而亦作銑曰俄頃也有頃武子亦遷侍中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為散騎常侍遷侍中傳暢晉諸公讚曰王濟左

遷國子祭酒數年入為侍中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然自恨閭

劣雖願其繾綣而從之未由翰曰二賢謂何劭王濟也慶善也繾綣猶親密也咸

自言恨閭劣願與親密而官爵去遠從之未由禮闈也善曰漢書曰灌夫實嬰兩人相得歡甚無厭左氏傳臧昭伯曰繾綣從公無通

內外毛詩傳歷世無效且有家艱濟曰歷世謂歷職言歷庶日邇泗從之賦詩申懷以

善曰書曰歷試諸難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蓼心存目替善本無此一句賦詩申懷以

貽之云爾良曰替廢也心常在於何王而目不相見故申懷以贈二君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薛君韓詩章句曰

也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向曰太清天也列宿二十八宿也紫微天帝宮也謂列宿

曜之善曰鵲冠子曰上及泰清下及太寧赫赫大晉朝明

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之中也明闢皇闈銑曰赫赫盛矣謂晉朝之盛闢開闥門也謂開門以

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張衡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

飛翰曰吾兄謂劭也王子王濟也鳳翔龍飛喻君子得用善曰吳質答文帝牋曰曹烈曹丹加以公室枝庶骨肉舊恩其龍飛

鳳翔實雙揚游蘭渚二離揚清暉濟曰離之精為鸞鳳喻君子也蘭渚比中

其分也書省揚謂揚舉清風以生光暉也善曰鸞離喻王何也蘭渚喻中書也王逸楚辭序曰蚪龍鸞鳳以託君子漢書曰長麗前挾光曜明

也二離日月也攜手外玉階並坐侍丹帷良曰玉階丹帷皆天

子之殿庭善曰毛詩曰攜手同行西都賓曰玉階彤庭毛金璫

綴惠文煌煌發令姿向曰璫耳珠也惠文冠名煌煌光也言冠文彩增發於令善之姿容也

善曰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冠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為文漢書曰昌邑王賀冠惠文冠音義曰今侍中所著也服虔通俗文耳珠曰璫斯

榮非攸庶繾綣情所希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

追

銑曰此榮非庶幾所能及但親密之情是所希望豈不慕高軌但蹤跡邈遠難可追攀也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庶幾也廣雅

何為守空

善本作 守空守 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

善曰芳餌以喻令德也歸田賦曰徒臨川以羨魚吳越春秋大夫種曰深川之魚死於芳餌魚食也莊子曰任公為大釣犗牛以為餌淮南子曰黃帝化天下也漁者不爭坻 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 濟曰咸時

刺史將發如枯槁之葉待風之飄也逝往違離也 善曰槁葉自喻也毛詩曰籜兮籜兮風其吹汝鄭玄曰木葉槁得風乃落毛詩曰逝將去汝毛萇詩 韋君能無戀尸素當言歸 良曰離君豈傳曰違離也

自恨尸祿素餐當歸也 善曰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人但有質朴無治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 歸身蓬草廬樂道以忘饑 向曰蓬草廬草菴也言歸此以樂先王之道將忘其饑也 善曰劉向雅琴賦曰潛坐蓬廬之中禮記孔子曰儒有華門圭實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饑毛萇曰言

進則無去補退則恤其私 濟曰云補可以樂道忘饑 進則無去補退則恤其私 謂以言補

獨恤私謂憂其家私

善曰漢書諸葛豐曰臣誠願之但願隆

引美王度日清夷

良曰但願二子盛大美之道為王之法度日益清平夷平也 善曰東觀漢記

陳元上疏曰挾瑕擿豐掩其引美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招之詩曰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仲長子昌言曰警蹕清夷

荅傅咸一首

郭泰機

向曰傳咸集序云河南郭泰機寒素後門之士數作詩與咸咸報詩恒激

切戲之後因咸贈詩故作此荅之 善曰傳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素後門之士不知余無能為益以詩見激切可施用之才而況沉淪不能自拔於世余雖心知之而未如之何此屈非復文辭所了故直戲以荅其詩云

皎皎白素絲織為寒女衣

銑曰皎皎潔白也素絲喻才也寒女衣者謂已賤而負美才

善曰素絲喻德寒女喻賤也傳咸贈詩曰素絲豈不潔寒女難為容崔駰七言曰皎皎練絲退濁汗曹植閑居賦曰願同衾於寒女

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

向曰秉杼也言雖巧不得機杼執之猶有才而不見用也 善

曰言不見用也傳咸贈詩曰貧寒猶手天寒知運速况復鴈

南飛濟曰言天寒日月速而鴈南飛逐暖所以多感也善曰言

辭曰鴈維衣工秉刀尺弃我忽若遺良曰衣工謂傳咸

也執其刀尺弃人之寒如遺者也善曰衣工喻傳咸也張衡人

不取諸身世事焉所希向曰言人不能及身自來當代之

安可冀而相薦乎周易曰近取諸身况復已朝餐曷由知

我饑銑曰朝餐謂咸先食禄也曷何也何由知我饑者刺咸不庶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陸士龍

誤也

悠悠君行邁榮榮妾獨止善曰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山

河安可踰末路隔萬里京室多妖冶粲粲都人

子濟曰榮榮孤也妖冶美兒粲粲衣服鮮明兒都亦美也人子士

又曰彼都人士鄭玄儀禮注曰雅步擢纖腰巧笑發皓齒

佳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良曰京室纖麗良可美也衰賤

閑雅謂妖麗也許慎淮南子注曰擢引也毛詩曰巧笑倩兮楚辭曰

麗美也賈逵國語遠蒙眷顧言街恩非望始翰曰遠蒙

夫先寄詩也街恩謂街此恩德不敢冀望如此者也善曰毛詩曰

眷言顧之鄭玄曰顧念也左氏傳鄭伯曰非所敢望魏文帝哀已賦

曰蒙君子之博愛浮海難為水游林難為觀銑曰言夫

遊上京難為容色也孟子曰觀海者難為水容色貴及時

朝華忌日晏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粲向曰忌畏

木槿朝華暮落古詩曰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毛詩曰彼姝者子又曰有女懷春毛萇曰懷思也毛詩曰今夕何夕見此聚者國語曰女三爲粲

西城善雅舞揔章饒清彈

濟曰西城揔章皆出伎樂舍曰陸

機洛陽記曰金墉城在宮之西北角魏故宮人皆在中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尚衣能歌舞一時冠絕孫盛晉陽秋傳隆議曰其揔章技即古

鳴簧發丹脣朱絃繞素腕

良曰簧笙也朱絃謂箏琴也素腕在

上彈故云繞也善曰毛詩曰吹笙鼓簧神女賦曰朱脣的輕裾其若丹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洛神賦曰攘皓腕

猶電揮雙袂如霧散華容溢藻幄哀音

善本作入響字

雲漢

向曰輕裾雙袂運轉微速猶電霧矣藻幄謂飾之以文也入雲漢言哀響之遠也善曰張衡舞賦曰裾若飛燕袖如迴

雪徘徊相侔暫若電伐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封禪書曰雲布霧散洛神賦曰華容阿那杜預左氏傳注曰幄帳也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張湛曰二人薛秦之善歌者

知音世所希非

君誰能讚

銑曰希少讚美也善曰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希孔安國論語注曰稀少也希與稀通釋名曰

稱人之美曰讚也

弃置北辰星問此玄龍煥

向曰北辰星不移動喻已也玄龍喻

美色言弃不移之心而問美艷之色善曰北辰言不移也玄龍喻美女也言弃彼北辰之心而問此玄龍之色譏好色而不好德陸雲代彦先贈婦詩曰何用結中款仰指北辰星石氏星讚曰軒轅龍體主后姬然此唯取衆姬即指西城揔章宮人不論於后也龍色多玄故取時暮復何言華落理必賤濟曰時暮謂老也復何言以喻時暮復何言華落理必賤自歎也言容華衰落於理當見賤也善曰毛詩序曰華落色衰復相弃背

荅兄機一首

向曰機自吳王郎中寄詩與雲故有此荅

陸士龍

善曰士衡前爲太子洗馬時贈別士龍今荅之

悠遠塗可極別促怨會長

良曰悠行極至也言行遠塗路可至別則在近所會之時則長

也善曰機贈詩曰行矣怨路長怒焉傷別促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曹子建送應氏詩曰別促會日長

銜思

善本作恩字

戀行邁興言在臨觴

翰曰邁行也興此思戀之言在臨觴也善曰機詩曰捐塗悲有餘臨觴

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

銑曰南津北渚謂當

歡不足毛詩曰念彼恭人興言出宿時送別處絕濟無梁皆無橋也善曰言已心有絕濟而可旋機行無河梁而可涉也韋昭漢書注曰直渡爲絕爾雅曰濟渡也機詩曰

我若西流水子為東時岳故云南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

商向曰竟神隨兄往而形留此如參辰之不相見也商辰星也

商善曰言已形雖留而神實往故曰神往同逝言之感形留悲參

商之隔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沉不相能

商后帝不城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沉于大

商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參

商為晉星法言曰吾不觀參商之相比也

衡軌若殊迹牽牛

非服箱濟曰衡軌也軌車後木也牽牛星也箱亦車也兄弟相

非服箱弟之名而不得同聚善曰機詩曰安得同攜手契闊成駢服故答

云衡軌若殊其迹則類牽牛不以服箱也毛詩曰皖彼牽牛不以服箱

答張士然一首

陸士龍

良曰張士然平吳後入洛有贈雲雲故答之

行邁越長川飄飄冒風塵通波激枉渚悲風薄

丘榛翰曰激急也枉渚曲渚也丘墓榛棘也善曰新序孔子張

注曰冒蒙也西都賓曰與海通波楚辭曰朝發枉渚脩路無窮

迹井邑自相循銑曰脩長窮極循順也善曰周禮曰百

城各異俗千室非良隣向曰百城郡也千室謂千室之邑

之異善曰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豫州刺史威邁百城禮記曰廣

秋曰願有良隣言風俗各異無親善之隣謂吳漢

則見君子也歡舊難假合風土豈虛親感念桑梓

域善本騁翹眼中人濟曰歡舊既殊風土又異不可假人虛親

親識也善曰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楚辭曰時

騁翹以遙見魏文帝詩曰迴頭四向望眼中無故人

遠眷眷懷苦辛良曰靡靡行兒眷眷顧之將深也善曰毛

詩曰行邁靡靡毛萇曰靡靡行兒也韓詩曰

眷眷懷顧古詩

答盧湛一首

劉越石

良曰晉書太劉琨字越石漢中山靜王之後初為博士永嘉中為并州刺史與盧志親善志子謀琨先辟之後中郎段匹碑領幽州牧謀求為匹碑別駕謀有戕及

人當作合

善本有一首并序善本

作并書

詩與琨故有此答琨竟為匹碑所害也 善
曰王隱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靜王之後
也初辟太尉隴西秦王府未就尋為博士未
之職永嘉中為并州刺史與盧志親善志子
謀琨先辟之後為從事中郎段匹碑領幽州
求為別駕諷諫詩與琨後琨為段匹碑所害

琨頓首頓首

善本無頓首二字

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

暢經通之遠日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喜

善本作悲字向曰思事則悲閱文則喜 善曰張平子書曰酸者不
能不苦於言漢董仲舒對策曰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玩猶愛弄

也歡然以喜

善本有

昔在少壯未嘗檢括

善曰蒼頡篇曰檢法

度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

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喜

善本作嘉字

阮生

之放曠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

銑曰老莊周

之書以大小是非為一貫阮籍也執性不以法俗自拘言少小
縱誕慕此齊物放曠之事以為厚薄哀樂不關於心 善曰老莊老

聊莊周也阮生嗣宗也莊子有齊物論臧榮緒晉書曰阮籍放誕不
拘禮教蒼頡篇曰曠踈曠也列子曰身非愛之所能厚身亦非輕之

所能薄愛之或不厚晉之或不薄此似反也自厚自薄或愛之而厚
或輕之而薄此似非順也亦自厚自薄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
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都亡所信 自頃輒知張
亡不信真矣慙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之謂也

困於逆亂

善曰輒張鷟懼之貌也楊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茲冠冠休張輒與侏古字通

家國破

云

善本作國破家亡

親友彫殘

善曰崔鴻前趙錄曰劉聰偕即位于平陽又曰聰遣從弟曜攻晉破洛陽

又曰遣子繁攻長安陷之家亡見下文

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

此二句善本置在負

杖行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

濟曰塊然獨居曰哀謂哀其國家殘喪憤謂憤其賊臣寇亂也

善曰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獨處禮記曰公叔禺人時復相與
遇負杖者楚辭曰屈原行吟澤畔毛詩曰逢此百憂

時復相與

舉觴對膝破涕為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

暫歡譬由疾疫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

良曰排推慘憂也刻謂刻之數也一日一夜一百刻數刻謂少時也
銷除也言舉酒破悲涕以為笑推一卅之憂求少時之樂亦猶一丸

之藥而欲銷彌年之疾豈可得也 善曰刻漏也說文曰以銅盛受水分時晝夜百刻也毛萇詩傳曰彌終也 夫才生於

世世實須才

善曰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

和氏之璧焉

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隨掌天

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

良曰郢楚也隨隨疾也和璧明珠雖出隨楚其實玩亦不專在

於隨楚此喻謀不得獨留於珉處也善曰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孫卿子曰和氏之璧為天下之寶史記

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

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爾

善本作耳

字

然後知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

善本作忘也作

也

銑曰聃老子名周莊子名也我慕齊物縱誕之事遭此逆亂至於分析始知彼為虛妄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誕欺也

昔騶騶倚輶於吳阪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

韓曰騶騶

古之良馬也輶輶也良樂孫陽也昔有人以騶騶馬駕鹽車馬倚輶而不肯行遇孫陽以已馬易得竟為天下駿此喻珉不能知謀而匹礪知之也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騶騶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輶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也今僕屈厄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為君長鳴乎思玄賦曰馬倚輶而徘徊鄭玄考工記注曰輶輶也古今地名曰寶零坂在吳城之北今謂之吳坂良王良

也王良無遇騶之車因伯樂而連之孔

百里奚非

善本無愚

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矣勛之

而已

濟曰百里奚仕於虞虞公一不用其計而亡後仕秦為大夫而秦國霸豈在虞時則愚於秦則智用與不用也今君遇之謂

謀見用於匹礪也勛勉也戒令勉力無二心也善曰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僕聞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

秦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漢書曰助雄以為遇不遇命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助勉也

不復屬意於文二

十餘年矣久廢則無次

民曰次次序也現自言文章久廢無次序也善曰鄭玄儀禮注曰

屬綴也

想必欲其一反故稱

亦

指送一篇適足以彰

來詩之益美耳珉頓首頓首

向曰讓寄詩於珉故亦思珉一反報指意也珉故稱

謚意報此一篇言已詩固拙但足益明來詩之美善曰稱旨稱其意旨也毛萇詩傳曰適祗適也久雅厄運厄運故述喪亂多感恨之

言也

厄運初遘陽爻在六

銑曰遘遇也在六謂乾卦第六畫是爻之上九也辭云亢龍有悔喻天子

運極而有窮厄之災 善曰言晉之遇災也毛萇詩傳曰構成乾也陽爻在六謂乾上九也周易曰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象棟傾坤儀舟覆 翰曰棟屋也天覆如屋地載如舟天地傾覆喻晉之崩亂 善曰乾坤謂天地左氏

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壞崩將厭焉 戰國策或謂公叔曰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 橫厲糾

紛群妖競逐 濟曰厲危也群妖謂劉聰等為亂也 善曰言劉聰之構逆也橫厲從橫猛厲也糾紛亂貌也

楚辭曰擢舟航以橫厲范曄後漢書岑彭曰四方蜂起群雄競逐 火燎神州洪流華域 濟

神州華域皆帝鄉也洪流大水也 善曰火燎洪流以喻亂也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地方

千里名曰神州孟子曰洪水橫流汜濫天下 彼忝離離彼稷 善本作痛心在目其良曰

育育哀我皇晉痛在心目 善本作痛心在在目前也 善曰毛詩曰大也哀我大晉宗廟皆生忝稷故痛心在於目前也

彼忝離離彼稷之苗毛萇詩傳曰育長也左氏傳呂相曰是用痛心疾首 天地無心萬物同塗 禍淫莫驗福善則虛 向

也 善道淫過也天地萬物同歸一道為禍過者亦無驗為福善者亦無微驗今盜賊為禍受福而輕室為 福受殃也 善曰無心謂無心愛

育萬物即不仁也同塗謂皆為芻狗也已見下句尚書曰天道福善禍淫 逆有全邑 義無完都

英慈夏落毒卉冬敷 銑曰逆者全其邑境為義者亡其都落謂賢者天枉冬敷謂寇賊橫盛 善曰逆謂劉聰義謂晉室英慈

以喻晉朝毒卉以此胡寇也王逸離騷序曰善馬香草以配忠貞惡禽醜物以如彼龜玉韞櫝毀諸 銑曰龜玉謂國寶也韞藏

比藏使也如彼龜玉韞櫝毀諸 賈賈也國寶在於天子以賢為匱匣而今毀之者輔佐之過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虎兕出於

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又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之馬融曰韞

藏也 芻狗之談其最得乎 其二翰曰芻狗草狗也解者列於將之及其已陳行者踐首樵者取爨亦猶晉盛人所貴及衰人所弃

故大此談最得其理 善曰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結芻為狗也言天地不愛萬物類 咨余軟

祭祀之弃芻狗也然此與談老者不同彼美而此怨耳 濟曰咨嗟也自歎軟弱不能負荷家國之事使

弱弗克負荷 存興也 善曰漢書曰王尊字子伯為京兆尹軟弱不勝任左氏傳鄭子產曰古

人有言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愆釁仍彰榮寵屢加威之不逮禍延凶播 謂忠不能存國孝不能存家是瑕過重

音波協韻良曰愆過釁瑕仍重彰明也

謂忠不能存國孝不能存家是瑕過重

謂忠不能存國孝不能存家是瑕過重

明也榮寵數加謂為太尉并州刺史也威之不立謂被劉聰所敗遭
凶禍而遷播也 舍曰孔安國尚書傳曰侃言過也杜預左氏傳注
曰豐瑕隙也威之不逮謂為聰所敗而父母遇害 忠墮于國孝

愆于家斯罪之積如彼山河 向曰言喪國亡家之罪其
曰范曄後漢書世祖諷馮勤曰能盡忠於國又明帝詔曰陰興在
家仁孝杜預左氏傳曰愆失也山河言高深也毛詩曰如山如河斯

覺 善本作 之深終莫能磨 其三說曰此瑕至深不可能磨滅
磨 郁穆舊姻嬖 典婉新婚 濟曰郁穆嬖嬖和美兒姻親
也舊姻謂與謀父舊相親也
新婚與謀如兄弟也詩云嬖嬖新婚如兄弟也 舍曰臧榮緒晉
書曰琨妻即謀之從母也新婚未詳毛詩曰不思舊姻又曰嬖嬖之

求又曰觀 不慮其敗唯義是敦 舍本無 裹糧攜弱甫
爾新婚 良曰慮憂教勉也謂謀昔不憂敗亂勉力於義提攜父
母投於我星奔甫匍匐言困而急也 舍曰左氏傳晉趙
穿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毛詩曰 未輟爾駕已墮 舍本作 我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星奔言疾也

門二族偕覆二孽並根 向曰輟止墮壞也爾之來駕未止
亂賊已壞我家也二族謂琨謀兩

至下太上一本
有太原二字

家俱被滅亡也二孽謂劉聰劉曜劉粲等作亂同是一宗故去並根
也 舍曰王隱晉書曰劉聰劉曜劉粲等作亂同是一宗故去並根
救倚廬未至太守高嶠反應聰逐琨琨父母年老不堪輦馬步擔不
免為泥所害何法盛晉錄曰劉粲悉害謀父母三孽謂琨之兄子也
張晏漢書曰孺子為孽一曰謂劉聰劉曜劉粲也班固漢書曰三孽
之起本根既朽音義曰孽木斬而復特生喻魏齊韓滅而復更生也
何休公羊傳注曰孽
猶樹之孽生者也 長斬舊孤永負冤魂 其四說曰舊父
孤未能復父之讎也是負冤冤 舍曰結上二句也舊孤謂三孽也
冤冤謂二族也王隱晉書曰琨遣兄子演領兖州石勒圍演於三臺

突圍得免後演治粟兵遂不守 亭亭孤幹獨生無伴綠葉
兄少子及演妻息盡為所虜也 翰曰亭亭孤直兒以喻謀幹謂桐竹也綠葉
繁縟柔條脩罕 柔條言才能茂盛也 舍曰孤幹孤生之竹
以喻謀宋玉笛賦曰倚篠異幹王逸楚辭注曰伴
侶也說文曰縟繁采飾也宋玉笛賦曰罕節簡枝朝採爾實夕

採 協韻公 竿翠豐尋逸珠盈碗 濟曰採採皆
長逸置也珠桐竹實也言謀道德之多採取盈碗碗小器琨自喻也
善曰字林曰竿木挺也豐尋言節長盈尋也說文曰豐滿也應劭漢
書注曰八尺曰尋珠即以喻德 寔消我憂憂急用緩逝將

也逸謂過於衆類盈碗言多也 寔消我憂憂急用緩逝將

去矣

善本作平字

庭虛憤

善本作情字

滿

其五良曰言我急憂是用爾道消之令緩往將去我

矣使憤怨之情滿於虛庭也善曰去謂之匹

碑之所也逝將已見上又白虎通曰哀痛憤滿

虛滿伊何蘭

桂移植

善本無此二句

茂彼春林瘁此秋棘

向曰蘭桂喻君子也春林

喻段匹碑也秋棘自喻也言謀為匹碑左右是茂弃琨而去是病也善曰春秋以喻匹碑秋棘琨自喻也

有鳥翻飛

不遑休息匪桐不棲匪竹不食

銑曰有鳥喻謀也言昔不暇休息於此桐竹喻

賢明之君也棲食喻食祿也善曰鳥謂鳳以喻謀也毛詩曰肇允彼桃蟲翻飛惟鳥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括地圖曰

永戢東羽翰撫西翼

翰曰戢斂也東謂幽州也翰高飛也撫舉也言

鳳皇食竹實

高舉去并州也善

我之敬之廢歡輟職

其六濟曰輟止也廢歡止職思

之深也善曰毛詩曰我之懷矣又曰敬之敬之

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

言以暢神之子之往四美不臻

良曰暢達臻至也音聲為賞識者所奏滋

味以殊異而珍重文章之作以明其言其言之作以達於神之子謂謹四美音味文言也自謙之往無相知不復至此四美也善曰呂

氏春秋曰鍾期死而伯牙乃破琴絕絃以為世無復賞音者也淮南子曰珍其味人之所美者也左氏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家語孔子曰言說者情之導也王肅曰所以導達其情也毛詩曰之子于征四美音味文言也

澄醪覆觴絲

竹生塵素卷莫啓惺無談賓既孤我德又闕我

善本脫此二句

隣其光光

段生出幽遷喬

文昭賓自謙之去更不為酒樂書談之事是孤獨我隣近之德也

銑曰段生段匹碑也出幽出於幽谷遷于喬木也言能資履忠信明盛文武之道也烈盛也昭明也善曰澄醪絲竹謂香味也淮南子

曰酒澄而不飲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談賓謂文言也臧榮緒晉書曰鮮卑段匹碑自號大將軍楊雄侍中箴曰光光常伯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楊倫出幽升喬寵以蕃傳閑

居賦曰資忠履信以進德漢武帝贈故朱崖太守董廣詔曰伐叛柔服文昭武烈曹植今曰相

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

翰曰旌旗也駢駢調弓兒輿車也翹翹遠兒也善曰孟子曰夫招大夫以旌左氏傳陳敬仲曰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杜預云逸詩也翹翹遠也毛詩曰駢駢調利也

乃奮長縻是轡是鑣何以贈

子竭心公朝何以叙懷引領長謠其八濟曰奮振也厚祿縻謀使控鑣轡而生也贈子謂贈謠言也竭盡也令盡心公朝也叙懷叙已懷也引領謂延頸望謠而長歌也善曰廣雅曰縻索也說文曰鑣馬勒傍鐵也毛詩曰何以贈之鸛鳴賦曰苟竭心於所事曹子建求親親表曰執政不廢於公朝也左氏傳云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重贈盧謠一首良曰前詩未盡復有此贈勸謀欲共輔晉室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琨詩託意非常想張陳以激謠素無奇略以常詞酬琨

劉越石

握中有玄璧善本作懸璧本自荆山瑤向曰玄璧瑞玉也荆山出王之山瑤美玉也

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平協韻望太公名也叟老也太公隱釣於渭水之濱濱水際也善曰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好周西伯將出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田于渭之陽將大得非熊非羆

激千里來相求銑曰鄧生鄧禹也激亦感也元武襲河北禹相求善曰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南陽人也更始既至雒陽以世祖為大司馬使安集河北禹聞之自南陽發北徑渡河追至鄴謁上見之甚歡謂曰我得拜除長吏生遠來寧欲仕耶禹曰不願也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周易曰同氣相求白登

幸曲逆鴻門賴留侯翰曰白登平城傍高地名漢高祖遭冒頓圍於此用陳平計得出曲逆平所封地名項羽入關與高祖會鴻門羽將圖高祖用張良計謝羽得免留良所封地名善曰漢書曰陳平從高帝擊韓信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食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南過曲逆詔御史封平為曲逆侯又曰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如淳曰平城旁高之地若丘陵者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齊曰留侯已見謝惠連張子房詩

荀能隆晉文公名任用也五賢謂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小白齊桓公名也管仲射桓公中鉤即位任管仲為相善曰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魏武子魏犢也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此五人賢而有大功也左氏傳侍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杜預曰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鉤

彰一作彰

二伯安問黨與讎

良曰伯長也謂文公桓公也黨朋也謂

齊桓公也黨謂五賢讎謂射鉤也

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游吾衰矣

矣夫何其不夢周

向曰撫持也數子謂上太公已下也此數

得與之同游言我衰矣不能夢聖人周公之徒為我陳策以匡晉室

悲獲麟西狩涕孔丘

孔丘亦抱麟而泣麟瑞獸魯哀公時

西狩獲之狩獵也宣孔子諡尼字丘名也善曰毛萇詩傳曰云言

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平若雲浮

思復晉

室故去功業未立也夕陽謂晚景喻已之老也歎時節易度如雲過

也浮過也善曰家語曰孔子云脩事而能建業注曰建功業夕陽

濟日墮落也秋西方白也故曰素秋朱實繁花將就而為勁風素

摧落也喻已事欲立而遭寇賊破敗傾倒也善曰劉楨與臨淄侯

書曰肅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輅

濟曰華蓋車蓋也駭驚摧折也輅車轅也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說文曰輅輅也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

贈劉琨一首

并序善本

盧子諒

良曰諒在路被劉聰破遂將妻子往

故贈此詩也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

向曰琨嘗辟諶故稱

任此官也善曰傳子曰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

才歷世指承皆向郡國稱故吏漢書音義張晏曰人且上書當昧犯

死罪諶稟性短弱當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靜退

銳曰短弱短劣罕希任用也言受性短劣當世希用故任自然以崇

子曰物有自然樂氏曰自然繼本名在木闕不材之資處

也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

鴈之善鳴之分翰曰山木以不材而壽鴈以能鳴而全方之

不如木進不如鴈也舍曰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

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

其年夫子出於山舍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殺鴈烹之豎子請曰其

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

子曰昨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

何處莊子笑曰周將勉夫材與不材之間矣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

非也故未免乎累晉灼漢書注卷異遽子愚殊甯生濟伯

曰資材量也分謂已所當得也

王有道則仕無道則懷而懷之甯武子去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

也善曰論語子曰蘧伯玉邦無道可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無

道則愚

匠者時時不免饌仕賓良曰木既不能全不材故時

不免充饌以饗賓喻已為匹彈時時恐不免充饌也善曰言在木

闕不材故匠者時時在鴈之善鳴故不免充饌也莊子惠子謂弟子

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匠者不

顧廣雅曰饌食也饌與騷同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

接事向曰得蒙接會謂從事中郎也善曰

宋衷保乾圖注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自奉清塵于今

五稔向曰奉清塵者言得從後塵也稔熟也五稔五年也善曰

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然行必塵起不敢指斥尊者故假塵

以言之言清尊之也左氏傳叔向曰謨明之效不著候人

所謂不及五稔者杜預曰稔年也

之譏已善本作彰彰向曰候人荷戈於道路之人言我謨明之

曰尚書曰允迪厥德謀明弼諧毛詩序曰候

人刺近小人也詩曰彼候人子何戈與祿

山藪說曰大雅君子謂琨也舍曰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

之矣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

傳宋伯謂晉侯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

加以待接彌優款眷

逾昵與去運籌之謀則謙私之歡翰曰優厚款愛昵

愛眷逾近參預帷幄之謀得偶私宴之樂善曰廣雅曰款誠也爾

雅曰昵近也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毛詩曰

諸父兄弟

綢繆之目有同骨肉濟曰綢繆相親也旨意也

第也善曰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纏綿也骨肉謂父子

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

其

為知己古人罔喻良曰言知己之道古人無有比也善

昔

文選卷之五十五

聶政殉嚴遂之顧荆軻慕燕丹之義意氣之間

糜善本作軀不悔雖微達節謂之可度善本作庶字良

也嚴遂求之以殺韓相俠累荆軻為燕太子丹報讎於秦王二人皆

以意氣相感糜爛其身亦不悔矣雖無上聖達節可謂不失法度

善曰聶政已見別賦荆軻已見西征賦謝承後漢書楊喬曰侯生為

意氣刎頸楚辭曰子胥諫而糜軀比干忠而剖心說文曰靡爛也靡

與糜古字通達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故委身之日

夷險已之銑曰苟且也言且曰有情之人誰能不思恩也委身

善曰毛萇詩傳曰懷思也委身猶委質也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

貳乃辟也夷險喻治亂也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杜預左氏

傳注曰已事與願違當奈外役遂去左右牧迹府

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興哀始素終玄墨翟垂涕

翰曰忝辱也外役謂事匹彈去蝦之左右也牧迹府朝謂琨為司空

三公有府朝也楊朱見歧路乃歎曰本同末異人亦當然故興哀也

墨翟見素絲而泣曰入玄則玄豈直絲深人亦有焉謀言不能遂初

始之情而變也善曰役謂別駕也對琨故謂之外嵇康幽憤詩曰

事與願違茲淹留廣雅曰違背也論衡曰王充以章和二年罷州

役淮南子曰楊子見遠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

而泣之為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別與化也分乖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

途或迫于善本作茲亦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觀絲

而後歔歔哉濟曰歔歔也言自古分離事皆然至於感傷之道

奚何也歔歔悲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廣雅

曰迫急也楚辭曰泣歔歔而沾衿王逸曰歔歔啼貌也是以仰

惟先情俯覽今遇感存念亡觸物增眷善本作眷

先情謂亡者今遇謂見遇者感念二途逢物則重心增戀也良曰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

盡意之具矣况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得

至於盡言邪向曰書本非能盡言言本不能盡意况有不得

至於盡者言有深心於琨也善曰周易繫辭

文不勝猥懣莫謹貢詩一篇抑不足以揄揚引

美亦以攄其所抱而已

銑曰猥適猶煩怨也貢獻揄引揚說攄舒也言不勝煩怨敬獻此詩

不足引說大美之事但舒其所抱蘊結而已弘大也善曰黃雅曰猥猥也王逸楚辭注曰懣懣也班固兩都賦序曰雍容揄揚著於後嗣弘美已見上文抱或為悒

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錫以咳唾之

音慰其違離之意

翰曰肆展遂行錫賜也咳唾之音謂幸琨答詩慰此離闊之意善曰左氏傳王使

富辛如晉曰伯父若肆大惠杜預曰肆展也廣雅曰遂竟也漢書劉向曰蒙漢厚恩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竊侍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

也則所謂咸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

濟曰咸池堯樂

北里紂樂夜光寶珠也言琨能酬詩是以雅樂寶珠而報其淫聲魚目也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維書曰秦失謀之願也非所敢望

也謀死罪死罪

良曰雖有所願不敢望其益也善曰左氏傳鄭伯曰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濬哲惟皇紹熙有晉振厥弛維光闡遠韻有來

斯雍至止伊順

向曰濬深哲智熙興振舉弛解雍和伊是順從也惟皇謂懷帝也言懷帝有深智之德能

紹興晉統舉其已解之綱開先帝之遠風有來至者皆和順而從之善曰皇謂懷帝也毛詩曰濬哲惟商爾雅曰紹繼也又曰熙興也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蒼頡篇曰闡開也韻謂德音之和也毛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

三台摘郎四岳

增峻

其一銑曰三台星名也其色齊明則君臣和四岳諸侯也峻高也言琨為刺史得人故云高也善曰漢書曰北斗魁下

六星兩兩而比曰三能也色齊為和不齊為乖說文曰摘舒也尚書帝曰咨四岳春秋漢舍彗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也

伊陟佐商山甫翼周

翰曰伊陟殷賢臣也仲山甫周賢臣也佐翼謂輔弼也善曰尚書曰在

太戊時則有若伊陟格于上帝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也

引濟艱難對揚王休

濟

對答休美也賢者能大濟艱難之事答揚王之美命也善曰尚書王曰用敬保元子釗引濟于艱難毛詩曰允升嘉禾對揚王休苟

非異德曠世同流加其忠貞宣其徽猷

其二良曰曠遠徽美

猷道也且非異德謂琨與伊陟山甫不異雖遠代若同一流又加忠正宣揚帝王之美道也善曰言琨之德苟不異於昔賢雖復與之

曠世若同一流也班固議曰漢興以來曠世歷年廣雅曰曠遠也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毛

詩曰君子有微猷

伊謏陋宗昔邁嘉惠申以婚姻著以累

世

向曰陋宗謂卑陋之姓遭遇也婚姻謀妹嫁現弟也著明也累世從父至子也善曰爾雅曰遭遇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

暢往

左氏傳呂相曰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婚姻范曄後漢書孔融謂李膺曰與君累世通家

義等休戚好

同興廢熟去匪諧如樂之契

其三向曰義善戚憂也言相為好憂美興廢皆同之

諧和契合也誰謂不能如樂聲之和合也

善曰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爾雅曰諧和也說文

約也

王室喪師私門播遷

銑曰王室晉室也喪師劉聰破洛陽也播散遷移也謂謀

散移奔琨也

善曰喪師謂為劉聰所敗也左氏傳會于洮謀王室也國語曰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法言曰屈國喪師戰國策曰破公家

海仙

聖播遷者巨億計也聲類曰播散也望公歸之視險忽

艱

翰曰

謂望琨歸之也將輕忽其艱險善曰左氏傳晉趙孟曰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吳季重與曹丕書曰雖云幽深視險若

夷

茲願不遂中路阻顛仰悲先意俯思身愆

其

翰曰

中路阻顛謂被賊害父母也仰悲父母遇害之事乃身之過也善曰阻顛謂謀父為劉粲所害也

大鈞載運

良辰遂往瞻彼日月迂過俯仰

濟口大鈞造化也載則運移也言造化則移良

成一作感

時日月之度迂疾如俯仰之間也

善曰鵬鳥賦曰大鈞播物孔安

國尚書傳曰載行也莊子曰天道運行楚辭曰吉日兮良辰鄭玄儀禮注曰遂猶因也毛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莊子老聃謂崔曜曰其疾也倏仰之間杜預左氏傳注曰倏俯也

昔口存心想借曰如昨忽為疇曩

其五良曰感傷今時思昔在琨處不

離心

口也借假也疇曩昔遠也言日月假如昨時忽成昔遠善曰毛詩曰借曰未知蒼頡篇曰昨隔日也爾雅曰曩久也疇曩

伊何逝者彌踈

良曰伊是逝往也疇曩是何自問也言已往之事大理益踈也曩昔也善曰呂氏春秋

曰死者

彌久温温恭人慎終如初

銑曰温温寬柔兒恭人謂生者彌踈

善曰

恭人謂琨也毛詩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覽彼遺音恤此窮

孤譬彼樛木蔓葛以敷

其六翰曰遺音謂琨先遺謀詩有憂恤之意窮孤謙自謂也樛木枝

下曲者蔓葛依此敷布也謀自言附琨而起也

善曰遺音謂謀父之言也窮孤謙自謂也爾雅曰恤憂也禮記曰恤孤獨以逮不足范

曄後漢書曰何敞謂宋由曰節省浮費賑卹窮孤樛木喻琨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

妙哉蔓葛得託

樛木葉不雲布華不星燭承倅卞和質非荆璞

濟曰妙哉嘆美蔓葛得託膠木之上不雲布謂疎薄也不星燭謂不光明也侔齊也卡和獻王之人因以為王名言蒙琨奉承齊卡和之玉而我之質非荆山之璞也 善曰妙猶微也封禪書曰雲布霧散薛君韓詩章句曰承受也謂受恩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韓子曰楚子和中氏得璞王於楚山 眷同尤良用之驥驥 其七良曰尤良之中奉而獻之武王也 駿珍 向曰驚猥惡馬也以喻已也駿珍喻賢良也方齊也言奉眷禮記曰凶年乘驚馬廣雅曰驚駘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猥慙凡也西京賦曰方駕授饗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駕以方駿猥以方珍也賈逵國語注 弼諧靡成良謨莫陳無覲 狐趙有與 五臣 其八銑曰弼輔諧和也輔和之道不成良謀妙策無可陳述也狐趙晉文公臣也五臣則謂狐偃趙衰等也 善曰尚書曰謨明弼諧五臣之從晉文猶謀之事劉氏無敢望同狐趙之立大功有志與彼五臣俱履危厄賈逵國語注曰覲望也五臣已見上 五臣奚與契闊百羅 善本作羅字翰

曰奚何也百羅謂百憂也言五臣與文公同契闊憂苦亦同我與羅身經危難也 善曰言五臣何故敢與五臣契闊逢於百羅毛詩曰死生契闊又曰我生之後逢此 身經險阻足陷幽遐 已與五臣同也左氏傳楚子曰晉侯險阻艱難備嘗之矣 義由恩深分隨昵加綢繆委心自同匪他 其九濟曰分節昵近也綢繆綿綿也言蒙親愛委繆已見上文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委心歸 昔在暇日妙尋通理尤彼意氣狹 善本作是節士 良曰尤非也昔在達之理方知以意氣而忘宗立節而隕命皆非正道故非而狹之也理道也 善曰孟子曰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也言昔日以意氣而隕命皆非正道故尤而使之薛君韓詩章句曰尤非也意氣已見上文謝承後漢書曰節士鮑昂有鴻漸浮雲之志慎子曰世高節士情以體生感以情起 向曰體親也情緣親生感激之理節士之流思情以 趣舍同 善本作要窮達斯已 其十向體信而乃生感 舍止也言進止之理不能激射而取也但任窮通於此而止謂止於匹磾處也 善曰言既感厚恩而吉凶惟命救之趣舍無所要求窮

逢任其所止也六韜太公謂武王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喜怒不
等趣猶向也舍猶置也列子孔子曰脩一身任窮達所謂樂天知命
無憂者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
亦樂達志也道德於此則窮達一也 由余片言秦人是憚

銑曰由余戎王臣也使秦怪穆公宮室壯大也憚難也而穆公難之
以脩德也 善曰史記秦繆公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
之憂也今由余寡 日碑效忠飛聲有漢 翰曰日碑休屠王
人之害將奈何也

飛忠孝之聲於漢此喻匹碑也 善曰金日 桓桓撫軍古賢
碑已見西征賦思玄賦曰蓋遠邇以飛聲

作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 其十一濟曰桓桓武貞撫軍
謂匹碑為撫軍將軍幽州牧

冠謂在衆賢上也塗泥也炭火也百姓遭亂如陷墜於泥火之中而
匹碑能濟彼塗炭也 善曰劉琨勸進表曰撫軍幽州刺史臣碑尚
書曰勗哉夫子尚桓桓漢書曰陳遵張竦為後進
冠小雅曰牧臨也尚書曰有夏昏虐民墜塗炭 塗炭既濟寇

挫民阜 良曰挫摧也阜盛也 善曰周 謬其疲隸授之
禮曰以阜人民鄭玄曰阜盛也

朝右 向曰謬誤也右上也疲隸惡賤謀自比也言誤以我為別駕
授任在衆人之土 善曰朝右謂別駕也張璠漢記曰王堂
為汝南太守敎掾吏曰其憲

憲章朝右委功曹陳蕃也 上懼任天下欣施厚實祇

高明敢忘所守 其十二銑曰祗敬也高明謂匹碑也言實敬
之不敢忘其職守 善曰漢書武帝制曰任

大而守重管子曰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也毛詩曰高朗令終鄭
玄曰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也漢書谷永曰有守者循其職也

相彼反哺尚在翔禽孰是人斯而忍斯心 翰曰相
鳥鳥猶能反哺誰是人而能忍此父母之讎而無心者 善曰毛詩
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小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也斯心謂謀

父母見害之心也晉語國人誦 母憑山海庶覲高深 翰
共壯子曰是人斯而有是是也 憑依覲見也高深謂現也言每依山海庶得相見也 善曰山海以
喻現也李斯上書曰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

能成 遐眺存亡緬成飛沈 其十三濟曰眺視也緬遠也
其深 沈眺望也 善曰韋昭 長徽已纓逝將徙舉 去收跡西
國語注曰緬猶邈也 良曰徽索也纓謂匹碑所辟也逝往也言往將

踐街哀東顧 移舉收彼西踐之跡街悲哀在東而顧也 善
曰長徽已纓謂被匹碑所辟類乎微纒之繫於已也周易 曷云途
曰繫用微纒說文曰嬰繞也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曷云途
遼曾不咫尺步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其十四向曰曷何
遼遠也言何云途

路之遠我心為咫尺步之間也豈不能早夜而行恐彼多露濡已畏匹彈疑其二心也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八寸曰咫毛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然貞女以露絲絲女蘿施于松標

必遙切多而不往喻已懼威而不行縣縣女蘿施于松標廣雅曰標末也稟

澤洪幹晞陽豐條根淺難固莖弱易彫操彼纖質承此衝飈

其十五翰曰稟受也晞乾豐茂操執也纖質謂微機要之事也說文曰幹本也楚辭曰夕晞余身乎九陽毛萇

詩傳曰晞乾也飈喻亂也臨鐵論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纖質

寔微衝飈斯值誰謂言精致在賞意

善曰莊子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者也

見得魚亦忘厥餌

良曰餌鉤上食以引魚也善曰餌猶筌也莊子曰筌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

遺其形骸寄之深識

其十六向曰言我遺喪形骸投之遠識深識謂瑕之意也

善曰莊子曰申徒兀者也謂子產曰吾與夫子遊十有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

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先人

善本願意潛山隱几

良曰先人也願養也潛山巢許之徒也隱几謂南郭子綦也

善曰毛詩曰先民有作爾雅曰願養也莊子曰南郭子綦隱机而卧嗒然似喪其

偶仰熙丹崖俯澡綠水無求於和自附眾美

良曰熙也澡浴也言如此之人不和於人而人自和不附於美而美自附

善曰說文曰熙燥也謂暴燥也莊子曰古之治道者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又曰無不亡也

慷慨遐蹤有愧高旨

其十七良曰慷慨歎也歎此遐遠之蹤不能追之也故有慙高人之意旨意也

善曰言心慷慨慕古賢之遠蹤而事與願違故有愧高旨

爰造異論肝膽楚越惟同大觀萬塗

善本作一轍

良曰異論謂有讒現於匹彈肝膽喻近楚越兩國名喻遠也言平生親近之心遂為阻遠現常懷大觀之理萬端為一轍也

齊貴齊賤齊王仲宣七釋
曰均同死生混齊榮辱也
處其玄根廓然靡結其十八翰
形類自然之根廓空也處此玄根體空無結閱也善曰廣雅曰玄
道也張衡玄圖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與為先廣
雅廓空也靡結謂體道虛通心無怨結也福為禍始禍作福階濟曰禍福相
善曰言無常也韓詩曰利為用本福天地盈虛寒暑周迴
為禍先越記曰禍為福先福為禍堂良曰萬物滋繁為盈枯槁為虛寒盡則暑來終而復始故言周迴也
暑往則善曰言物極必反也周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又曰寒往則暑來
寒來夫差不祀豐在勝齊句踐作伯祚自會稽
其十九向曰吳王夫差敗齊於艾陵而驕為句踐所滅故云不祀豐
兆也亡國之兆在於破齊句踐先為夫差所敗棲於會稽而今之滅
吳也是棲會稽謂滅吳之福也祚福也言吳亦當復興復晉室也善
曰以喻聰也史記曰吳王夫差北伐齊敗於艾陵越王勾踐敗吳吳
王遂自剄死滅吳也以喻現也史記曰勾踐已平吳周元王使吳
人賜勾踐胙九命為伯又曰夫差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也邈
矣逢度唯道是杖形有未泰神無不暢如川之
流如淵之量銑曰邈遠也遠矣美現也杖據也言據道而行形

淵量喻其深也 善曰逢度亦謂現也何晏論語注曰泰自縱泰也
漢書音義曰暢通也毛詩曰如山之包如川之流家語齊大夫子高
適魯見孔子曰而今而後知上弘棟隆下塞民望其二十翰
泰山之為高海淵之為大也復晉室上大夫國家梁棟下滿萬人之望也塞滿也善曰周易曰
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鄭玄禮記注曰塞滿也左氏傳師曠謂晉侯
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贈崔溫二首

善曰集曰與溫太真崔道儒何法盛晉錄曰溫嶠字太真又曰崔悅

字道儒

盧子諒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游豫北眺沙漠垂南望舊

京路

良曰隅城角也眺遠視也沙漠流沙也垂邊也舊京洛陽也洛陽被燒破故云舊京善曰毛詩曰俟我於城隅暇日已

見上文曹植蟬賦曰始遊豫乎芳林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曹子建白馬篇曰揚聲沙漠垂

平陸引長流岡

巒挺茂樹中原厲迂飈山阿起雲霧

向曰陸平地岡巒山也挺



游子恒悲懷舉目增永慕

銑曰謀旅官幽州故去游子
偕俱也恨不得與嶠悅等俱

游也。舍曰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李陵書曰舉目言笑誰與爲懽。曹子建應詔詩曰長懷求慕。楚辭曰向長風而舒情。遠。

念賢士風遂存往古務糊鄙多俠氣豈唯地所

固翰曰賢士風謂古之良將之風也務取也北稱朔也鄙邊也言朔邊非但有游俠之氣亦地之堅固善曰楚辭曰伊思兮往

古爾雅曰朔北方也鄭玄周禮注曰都之所居曰鄙漢書曰趙地北通燕涿高氣勢也

李牧鎮邊城荒

夷懷南懼濟曰李牧趙將寧屯鴈門故云鎮邊城荒夷匈奴也善曰史記曰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代居鴈門

備匈奴奴小入詳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

後斗餘歲匈奴不敢近邊城說文曰懷念思也

趙奢正疆場亦秦人折北慮

濟曰趙奢亦趙將疆場趙之邊界奢守趙界秦軍自摧無侵北之慮也善曰史記曰趙奢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令趙奢將救之大敗

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
歸左氏傳曰疆場之患一彼一此
羈旅及寬政委質與

良曰謀自云寄客於匹磾蒙寬容之政得委身事之是與時
遇也善曰左氏傳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

恨以驚蹇姿徒煩非善曰作飛

向曰非子蒙造父之後善御者謀自言我鈍駑之姿徒勞善御者御之御者以喻其匹疇也 善曰王命論曰

駑蹇之乘不聘千里之塗史記曰大維生非子非子居大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大丘人言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

非與飛
古字通

亦既弛負擔忝位宰黔庶苟云免罪戾何

銑曰弛廢也黔庶人也譽聲美也言廢負擔之役忝職理人且免罪至身而已何有容暇以收人之美聲

也。善曰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弛於
負擔又曰晉悼公即位公宮之長皆民與言也。**倪寬以殿黜終**

翰曰倪寬爲左內史愛人不忍急切租在後當免官人聞恐失之乃勉力相率或載或擔却爲衆賦之先

也殿後最先也善曰漢書曰倪寬遷左內史時裁闢狹與民相假貸以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皆恐失之大家

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縊
屬不絕課更以最上
何武不赫赫遺愛常在去

公爲楚內史仁厚居官無赫赫之名去後常有遺愛爲人思之赫赫
盛負善曰漢書曰何武爲大司空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

思古人非所希短弱自有素何以敷斯辭惟以

二子故良曰古人謂倪寬何武希聖也短弱謀自謂也有素謂素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素猶故也二子謂崔溫也

答魏子悌一首

向曰魏子悌亦為劉琨從事與湛同官

盧子諒

崇臺非一榦珍裘非一腋

銑曰崇高榦枝也為高臺非一木之枝而就狐腋下皮白

堪為裘然為裘非一狐腋之能成喻為國亦資眾賢之力善曰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

之力卑蒼曰腋在肘後多士成大業群賢濟弘績翰曰成大業者資眾賢以成大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高祖征伐定天下縉紳之徒騁其智識並成大業

遇蒙時來會

聊齊朝彥跡

翰曰朝謂琨府朝也彥謂悌也言我家遇其時得與弟齊跡事琨也善曰言富貴榮寵時之暫來也漢書蒯通曰顧此腹背羽愧彼排虛翻

時乎時不再來顧此腹背羽愧彼排虛翻翰曰舟人孟胥對晉平公

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也腹背之毳增之不能高減之不能下堪自言我腹背之毳愧對悌六翮之用也善曰韓詩外傳曰

晉平公遊於河而嘆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舩人孟賁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何患無士乎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

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右

容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寄身陰四岳託好憑三益

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

濟曰四岳諸侯謂劉琨匹碑也友直友諒友多聞為三益友謂悌也言我寄身於琨得託於悌也善曰四嶽謂劉琨也四嶽已見上文

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傾蓋雖終朝大分邁疇昔良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昔孔子遇程子於塗雖傾蓋而語終朝至於大論分義我與悌過於昔人善曰鄒陽上書曰白頭如新傾蓋若故左氏傳曰楚子文訓

兵終朝而畢李固與賓卿書曰開廓大分綱在危每同險處

縉恩信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

安不異易協韻以俱涉晉昌艱共更飛狐厄向曰晉昌郡名

為石勒所攻飛狐塞名嘗為賊所得劉琨與湛悌往伐之為賊所敗奔安次故云同險易厄難也善曰易夷易也王隱晉書曰惠帝以敦煌土界關遠分立晉郡又曰晉昌護匈奴中郎將別領戶然時段匹碑為此職湛在碑所難斥言之故曰晉昌也晉中興書曰石勒攻

樂平劉琨自伐飛狐口奔安次也

恩由契闊生義隨周旋積

銑曰契闊厄難也周

旋相追逐言恩義之道自此深厚

舍曰契闊已見上文

曲譽謬充本州役

翰曰言我不因鄉曲之美譽而謬充此

論行匹碑辟謔為幽州別駕故曰本州之役已見上文

我感悲欣使情惕理以精神通匪曰形骸隔

悲今別離欣昔同聚今我情之驚懼也然理迹苟通不以形遠而為

非精神之不通妙詩申篤好清義貫幽蹟恨無隨侯

珠以酬荆文璧

良曰篤厚蹟深也悌之贈詩申其厚好義貫幽蹟言我恨無美才如隨侯珠以酬悌之妙

詩如荆文之璧也卞和獻璞至楚文王始剖得良王故云荆文璧荆楚也

舍曰小雅曰蹟深也隨侯珠已見上文荆楚也韓子曰楚人卞和得璞玉於荆山之中文王即位乃使理其璞得寶焉乃命曰和氏之璧也傳玄豫章行曰琅玕溢金匱文璧世所無

荅靈運一首

謝宣遠

向曰靈運先寄愁霖詩於瞻故有此荅

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清開軒滅華燭月露浩

舍本作皓字

已盈

銑曰霽清也軒門扇也盈滿內外也

春秋曰冬不用翼清有餘也軒牕也蜀都賦曰高軒以臨山秦嘉贈婦詩曰飄飄帷帳熒熒華燭

獨夜無物役

寢者亦云寧

銑曰無物役謂無事役已也寧安也

唱懷勞奏所誠

善本作成字翰曰愁霖謂靈運所寄也懷勞謂思勉勞書其懇誠也

序云亦從兄宣遠

歎彼行旅艱深茲眷言情

濟曰靈運既歎行旅復深眷戀於瞻

善曰魏文柳賦曰行旅仰而迴眷毛詩眷言顧之

伊余雖寡慰殷憂暫為輕牽

率酬嘉藻長揖愧吾生

良曰慰安也言我情雖少安為得靈運詩殷憂之情暫為輕也生有

德之稱也言雖率率酬其所贈然揖靈運之德而自愧也

善曰長門賦曰伊余志之慢愚今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左氏傳智伯曰牽率老夫以至于此文賦曰嘉藻麗之彬彬漢書曰麗食其長揖不拜陸機贈潘岳詩曰僉曰吾生明德惟允

於安城荅靈運一首

向日瞻爲安城守靈
運見贈故有此荅

善曰謝靈運贈宣遠序曰從兄宣遠義熙十一年
正月作守安城其年夏贈以此詩到其年冬有荅

謝宣遠

條繁林彌蔚波清源逾

善本作逾字

濬華宗誕吾秀之

子紹前胤

銑曰蔚盛濬深誕生紹繼胤緒也之子謂靈運也言
子孫之賢益宗族深盛也謂靈運能繼其緒善曰

阮德猷荅東道彦詩曰體直響正源深流清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
貴族必有應斯舉者毛萇詩傳曰誕大也大矣后稷十月而生也廣
雅曰秀美也毛詩曰之子于征尚書曰綢繆結風微烟煜
俾克紹前烈孔安國尚書傳曰胤嗣也

吐芳評鴻漸隨事變靈

善本作雲字

臺與年峻

其一翰

纏綿也微善也謂風雅相善也烟煜和氣也芳評芳信也謂贈詩也
漸進也隨事變祿秩進變也靈臺喻德也言靈運之德年益高峻也
善曰綢繆已見上文周易曰天地烟煜萬物化醇演連珠曰肆義芳
評鄭玄禮記注曰評問也鴻漸以喻仕進雲臺以喻爵位也周易曰
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爲儀李願阮彦倫誄曰累土積功以爲雲臺淮
南子曰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脛高誘曰臺高際於雲故曰雲臺也

華萼相光飾嚶鳴

善本作嚶嚶

悅同響

濟曰華萼喻兄弟也
嚶鳴兩鳥之聲也言

我與爾文章相和亦猶鳥之嚶鳴而悅其同聲響也光明也華飾也
善曰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韓鄭玄曰興者諭弟以敬事兄兄以
榮覆弟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爾賞

良曰子以親而厚我賞識也我識爾之賢才也善曰禮記
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又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論

語曰賢

比景後鮮輝

方年一日長

向曰比光景與汝則在
後鮮明方年則一日

長於汝也善曰言比景後爾鮮輝方年長爾一日也說文曰景光

爾

萎葉愛榮條涸流好河廣

其二銑曰萎葉涸流自喻
也榮條河廣喻靈運之德

無徇業謝成操復禮愧貧樂

成遂本志不克已復禮居

果代耕符守江南

善本作曲

曲

濟曰幸會得此祿剖符守於安
城安城臨江故云江曲也善

日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履運傷在

上農夫祿足以代耕漢書曰初與郡守為竹使符也

苒遵塗歎緬邈良曰苒苒流易也緬邈長遠也言所履之運

四時運行各得其序張茂先勵志詩云日與月與苒苒代謝

陸機贈馮文熊詩曰遵塗遠蹈又擬古詩曰緬邈若飛沉

布懷存所欽我勞一何篤其相思為勞實於爾厚也

康秀才詩曰思我所欽我勞如何徐幹

答劉楨詩曰我思一何篤其愁兼三春

肇允雖同規翻飛各異槩

銑曰肇始允信槩節也言我初始信與爾同規摹及騰舉之

量也凡槩以平量故言槩而顯

量焉楚辭曰一槩而相量也

迢遞封畿外窈窕承明內

翰曰承明殿名宣守安城故云封畿外靈運為秘書監故云承明內

迢遞遠良窈窕深也

書監故云承明內也毛詩曰京

畿千里承明假京洛而言之也

尋塗塗既睽即理理亦

作已對

濟曰內外殊職故云塗睽賢者處內不賢者居外亦理之

字對

相對也

舍曰內外殊職是塗睽也賢愚異任是理對也

絲路有恒悲知迺在吾愛

其四良曰揚朱墨習感於素

絲歧路尚猶有悲況在我愛

而乖別也

舍曰絲路已

見上文又絲或為蹊也

跬

行安步武鍛

殺

駟周數

向曰跬舉足也言我舉足而行安於一迹之內鍛翻而起不過

數仞之上言志之小也

舍曰漢書公孫瓚曰吳失與而無助

跬行獨進如淳曰跬以一足行鄭玄禮記注曰武迹也淮南子曰飛

鳥鍛羽許慎曰鍛殘羽也莊子曰有鳥焉其名為鵬搏扶搖羊角而

上者九萬萬里斥鴳笑之曰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此亦飛之至也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

豈不識高遠

違方往有吝歲寒霜雪嚴過半路逾峻

善本作愈

峻銑曰言

我豈不知高遠之美材德不及違常而往恐有悔吝歲寒喻老也半

路謂五十已上也逾益峻難也年老至是其情益難也

舍曰阮籍

詠懷詩曰豈不識宏宏羽翼不相儀郭象莊子注曰亦猶鳥之自得

於一方也周易曰君子舍之往吝窮也言位高而愈懼也莊子孔子

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戰國策曰或謂秦王

曰日行百里者半於九十九此言末路之難也

量已畏友朋勇

銑曰量其已材薄劣畏其友朋故難進而勇於退也

舍曰庾元規讓中書表曰量已知弊左氏傳陳敬仲

退不敢進

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晏子

春秋曰上士難進而易退也

行矣勵令猷寫誠酬來評

其五向曰勵勉也言勉汝舍道寫我誠心以酬其來問也言此以相

誠酬對也

舍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補亡詩曰賓寫爾誠曹

文選卷之五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植與吳重書曰得
所來詩文采委曲

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

善曰沈約宋書曰
靈運襲封康樂侯

鄭玄禮記注曰獻猶進也又
曰古者致物於人尊之曰獻

謝惠連

濟曰靈運襲封康樂公惠連是靈運
弟尊之故去獻也西陵蓋所居之西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

無歇成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

翰曰指擬趣向也成
裝謂裝束成就也候

時也良辰安靜無風時也漾舟泛舟也陶樂也嘉月謂其春月也
善曰趣向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裝飾也良辰已見上文蜀都賦曰漾

輕舟楚辭曰陶嘉月兮總駕寧
王英兮自脩爾雅曰陶喜也

瞻塗意少悰還顧情多闕

其一良曰悰樂也闕謂闕常情
善曰韋昭漢書注曰悰樂也

哲兄感此

婢

別相送越垞

林

銑曰哲兄謂靈運也此亦別也越度也林外謂之垞 善曰兄
謂靈運也漢書公永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

毛詩曰有女似離慨其嘆矣毛萇曰似別
也匹視切爾雅曰野外曰林林外曰垞

飲餞野亭館分袂

澄湖陰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迴塘隱艫棧

曳遠望絕形音

其二濟曰袂袖也湖水曲也水南曰陰留子
謂靈運往也浮行也行客惠連白謂也悽悽

眷眷悲戀兒迴塘曲岸也艫舟也棧楫也言舟隱曲岸望聽不見其
形音也 善曰毛詩曰飲餞于禰范曄後漢書曰郭伋遂止野亭韓

詩曰眷眷懷顧孔安國尚書傳曰浮行也南都賦曰郭伋遂止野亭韓
分背迴塘說文曰艫船頭也韋昭漢書注曰棧楫也

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遙悲遙但自弭路長當問誰

善本作誰
語字

濟曰靡靡行兒戚戚憂傷也既就長路憂傷而抱遠悲弭止也言悲
久但自止無人可語之也 善曰楚辭曰居戚戚而不解楚辭曰汎

容與而還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杜預左
氏傳注曰弭息也古詩曰愁思當語誰

情彌遲

翰曰行道雖遠想戀之情遲遲然不能絕也 善曰陸
機赴洛詩曰行行遂已遠韓詩外傳曰孔子之去魯遲

遲乎其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

其三良曰浦陽浙江
皆江名也汭水之交

入也湄水岸也 善曰酈善長水經注曰浦陽江水導源烏傷縣而
經止虞縣孔安國尚書傳曰水北曰汭晉灼漢書注曰江水至會稽

山陰爲浙江郭璞山海

經注曰今錢塘有浙江屯雪蔽曾嶺驚風涌飛流零雨

銑曰蔽障也曾嶺高山也飛流謂浪起也落雪言二月半時尚有餘雪灑

浮氛晦崖巘積素或原疇曲汜

其四向曰巘山之險積素謂雪也或亂也積雪之色

亂於原野曲汜窮瀆也謂窮瀆之中舟皆停止通流之勢絕而不行
善曰爾雅曰重巘隙也三逸楚辭注曰泊止也泊與薄古字通韓詩
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隊隱也行旅已見上文上林賦臨津不
曰通川過於中庭魏文帝金甌行曰洋洋川流中有行舟臨津不

得濟佇楫阻風波蕭條洲渚際氣色少諧和西

也蕭條空寂

歎息睎視也

無萱將如

良曰言累積憤怨成其疾病也萱草可以忘憂也
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肯願言思伯使我心痾薛君曰諠草忘憂
舍曰韓詩

善曰
沈約

宋書曰元嘉三年徐羨之等誅徵頗之爲中書侍郎范中書蓋謂范泰也

銑曰顏延之范泰俱爲中書侍郎崔園即會稽始寧之園也宋太祖遣范

泰與靈運書敦獎
仕故有此作也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

向曰張良與極願棄人事邴萬容免官養志自脩言我辭滿不調多祿謝病不待老年偶然與二賢合意輒自免官歸會

善曰漢書張良曰今以三寸舌爲帝師封萬戶位列侯此極於良足矣願弃人間事欲從赤松子學道輕舉又曰琅邪

邠漢亦有清行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
去東山謂會稽始寧也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有反東山之志每形

聖靈昔日迴眷微尚不及宣何意衝飈激烈火

濟曰聖靈謂宋太祖也迴眷謂眷顧

於己之微小也謂已小爲高尚之志不及宣用也衝飈謂徐羨之等爲亂也廬陵王弁及賢良故云焚王發崑峯也靈運時爲廬陵王司

馬初被遷永嘉守故去餘燦遂見遷也善曰聖靈謂高祖也陸機
甲魏文帝柳賦曰行旅仰而迴眷沙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權在大臣
靈運攝弱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為永嘉太守衝
鋒已見上文尚書曰火炎崑崙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沙理既迫如叩願亦愆翰曰賈誼被出為長沙王傳司
馬相如謝病歸臨叩言我被遷

既逼迫歸願亦失也愆失也善曰漢書曰賈誼以謫居長沙長沙
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又曰卓文君謂司馬長卿曰第如臨
叩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何至自

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叩第但也長與歡愛別永絕平

生緣浮舟千仞壑摠戀萬尋巔銑曰親愛緣為從頭
斷絕也千仞壑謂江

也萬尋巔謂山也言所歷危險善曰緣因緣也戰國策蘇代曰水
浮輕舟春秋繁露曰水赴千仞之壑而不旋似勇者家語孔子曰善
御者正身以摠轡

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為艱銑曰呂梁
三十里石林之險山名也以此比所經涉之艱此未足為艱難也
善曰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流沫三十里見一丈夫遊
之以為有苦使弟子並水而承之數百步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堂下
孔子從而問焉曰蹈水有道乎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楚辭曰焉有

石閭晏中安可處日夜念歸旋向曰閭中東越之名
言彼邊不可安處而

日夜思歸善曰漢書曰故越王無諸世奉越祀
身帥閭中兵以佐滅秦章昭曰東越之別名也

直心愜三避賢齊曰鑽頓也兩直謂邦無道如矢邦有道如
矢三避賢謂太初三微不就也言我遭困頓

示猶抱二直所以避三賢之路善曰言史魚有道無道行俱如矢
而巳有道則見召無道則左遷故云事蹟兩如矢直而巳雖遷終無
悔吝心愜三避之賢章昭漢書注曰鑽頓也謂顛仆也說文曰鑽跌
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記曰孫叔敖相
楚三去相而不悔知其

託身青雲上栖巖挹飛泉翰曰
非已罪也三避三黜也

也青雲上言所居高也挹酌也飛泉石上泉也善曰
陸機詩曰託身承華側嵇康絕交書曰許由之巖棲

昏貞休康屯遭殊方咸咸貸微物豫采甄良曰
盛明

謂太祖也盛氣昏謂平徐羨之也貞正休美也言用正美之道以安
屯難也殊異之方皆成恩施故我微細之物豫及采錄也甄錄也
善曰盛明貞休謂太祖也言以盛明之德而蕩氛昏之徒又以正美
之道以康屯遭之俗也解軌曰遭盛明之世周易曰乾元亨利貞又
曰休否大人吉鄭玄曰休美也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也周易曰迪
如道如沈約宋書曰太祖登祚徐羨之等徵靈運為秘書監再召不
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文子曰殊方偏國
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說文曰貸施也魏明帝豫章行曰於斯誠

微物能不懷傷悴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感深操不固質弱易板百縷銑

言我感慮之深然執操不能堅固體質延劣易為板縷也言就微也

舍曰謂應徵也感深感荷情深也楚辭曰悲靈脩之浩蕩何執操之

不固應璩與陰中夏書曰體正者則檢於人質弱者則陋於衆版縷猶牽引也曾是反昔園語往實

款然曩基即先築故池不更穿向曰曾則也則是還其故園語往謂昔有

此語款然謂歎其所欲曩昔也言昔隱居之處不加其穿築善曰

毛詩曰曾是在位廣雅曰款愛也爾雅曰曩久也謂久舊也仲長子

曰築基起功莊子曰相告梁木有舊行壤石無遠延濟

于水者穿池而養給也善曰劉歆甘泉賦曰桂林雜雖非休憩

所取土石不勞遠引善曰劉歆甘泉賦曰桂林雜雖非休憩

而成行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

地聊取永日閑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翰曰言此故園

雖非休憩之地聊取永日閑暇而攝衛自有其常也亦猶畏影之人

背之而走不知就陰而止影也所牽謂俗務所牽也善曰毛詩曰

且以永日鄭玄曰永引也莊子南榮越曰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

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

生之經也司馬彪曰生謂衛護其生全性命也

息陰即息影也牽謂俗務也已見遊南亭詩夫子照情素探

懷授往篇良曰夫子謂顏范也言二人明我情之本故探

孫軼之事孝公也披心腹示情素素猶實也王仲宣詩曰探懷授所歡願醉不顧身

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

可善本無見羊何共和之一首銑曰臨海郡名

嶠山頂也彊中地名羊羊蟾何何長瑜此詩與惠連今見羊何二人可共和之也善曰謝靈

運遊名山志曰桂林頂遠則曠尖彊中沈約宋書曰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雍太山羊蟾之文章常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之三友

謝靈運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善曰楚辭曰覲杪秋之遙夜與子別山

阿含酸赴脩吟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向曰脩長也吟

田間陌也袂袖判別也言於中流執袖就別欲去而情不忍也善

曰說文曰吟井田間陌毛萇詩傳曰判分也毛詩曰彷徨不忍去

又見二十五卷

一十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顧望脰

豆

未梢

於

汀曲舟已隱

濟曰脰頸也梢正也汀水岸也言相望之頸未

正而舟已隱於曲岸也 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脰頸也陸彥聲詩曰相思心既勞相望脰亦梢說文曰脰疲也脰與梢通文字集略曰

汀水際

隱汀絕望舟驚棹逐驚流欲抑一生歡并

奔千里游

翰曰驚疾也抑止也并共也言欲止一生之歡共汝奔千里游也 善曰海賦曰驚浪雷奔言遠別已為

抑歡千里逾加離思列子公孫朝曰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古詩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日落當棲薄

繫纜臨江樓

良曰纜紅索也日暮栖薄纜紅於江樓之上 善曰從臨江樓步路南上二

志曰從臨江樓步路南上二里餘左望湖中右傍長江也豈惟夕情斂憶爾共淹留

言夕色雖斂憶汝之情轉增淹留也 善曰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淹留昔時歡復增今

日歎茲情已分慮况乃協悲端

向曰追念昔歡更增悲歎以分思慮况合

秋序乎悲端謂秋序也 善曰潘岳哀永逝曰憶舊歡今增新悲悲端謂秋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也秋泉鳴北

澗哀援響南蠻戚戚新別心悽悽久念攢

鳴泉響

感動人使其憂傷久念昔贊聚於心也 善曰爾雅曰巒山攢念

攻別心旦發青谿陰暝投剡

時中宿明登天姥

莫岑

濟曰聚念能攻激別離之心也青谿谿名水南曰陰暝暗也剡中縣名有天姥山皆行歷處也 善曰楚辭曰夕投宿於

石城漢書曰會稽有剡縣吳錄地理志曰剡縣有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

入雲霓言高也那可尋謂迷舊路也 善曰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羊祜請伐吳表曰高山尋雲霓潘安仁在懷縣詩曰感此還期

儻遇浮丘公長絕子微音

良曰浮丘公古仙人微美也言我儻遇此仙公長絕

子美音信 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毛詩曰太叔嗣微音

酬從弟惠連一首

銑曰酬報也報前西陵遇風獻詩也

謝靈運

寢瘳謝人徒滅迹入雲峯

向曰瘳病也徒衆也言我卧病謝時人之衆滅迹入於雲

峯也峯山也 善曰爾雅曰瘳病也巖壑寓耳目歡愛隔

大玄經曰老子行則滅迹立則隱形

音容永絕賞心望長懷莫與同末路值令弟開

顏披心胃

其一濟曰巖壑山水也歡愛謂惠連也寄情山水與爾隔音容也翰曰言無敢望有識我心者長懷代人

無有堪與同事末衰也衰老始得逢令弟開解我心胃也令弟謂惠連善曰潘安仁詩曰歲寒無與同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應

專古詩曰濟濟令弟心胃既云披意得咸在斯陵澗尋

我室散帙問所知夕慮曉月流朝忌曛日馳良

散帙謂開書帙也相問古今所知之事欣然相樂朝夕不疲畏日月之流馳忌畏也曛日晚也善曰莊子善養曰余逍遙於天地之間

而心意自得也說文曰帙書衣也王逸楚辭注曰曛黃昏時也悟對無厭歇聚散成分離

其二銑曰以言悟相對無厭息也然人理有聚散遂成分離也善曰言事無常故聚而必散成有分離也莊子曰禍福相生聚散以成

分離別西川迴景歸東山別時悲已甚別後情

更延傾想遲

去

嘉音果枉濟江篇

向曰西川即惠連別處也東山靈運

所居也言迴別之光景歸於東山也遲待也傾心待爾音信果然與我詩也濟江篇則惠連與靈運詩也善曰爾雅曰延長也遲猶思

也果猶逐也

辛勤風波事款曲洲渚言

其三善曰風波見上文秦嘉贈婦詩

曰思面叙款曲

洲渚既淹時風波子行遲務協華京想詎

存空谷期猶復惠來章祇足攪余思儻若果歸

言共陶暮春時

其四濟曰務趣也言觀時之趣但合旂官之路不存意山谷也惠我之詩低足亂我之志

果歸言惠連別時有歸言也此言如果當共暢樂暮春之時也善曰廣雅曰務遠也華字京猶京華也郭璞遊仙詩曰京華遊俠窟三詩

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毛詩曰胡逝我梁祇攪我心陶言也見上文

暮春雖未交仲春善

游遨

善曰未交謂暮春氣節與仲春未交也山桃發紅萼野

蕨漸紫苞

翰曰蕨山菜也漸進長也苞叢生紫謂紫色也善曰爾雅曰橈山桃也毛詩曰言采其蕨毛詩義疏曰

蕨山菜也初生紫色尚書曰草木漸苞孔安國曰漸進長苞叢生也

嚶鳴

善本作

已悅豫幽居

猶鬱陶

良曰鬱陶哀思也此時山鳥鳴悅我幽居懷汝之情猶哀思也善曰鳴嚶已見上文禮記曰幽居而不淫論

衡曰幽居而靜處恬澹自守尚書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怙怙孔安國曰鬱陶哀思也

夢寐佇歸舟釋

我各與勞

其五向曰佇待也夢寐待之還解我各恨與憂勞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數日之間
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
心毛詩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五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贈荅四

贈王太常一首

善曰蕭子顯齊書
曰王僧達除太常

顏延年

向曰太常
王僧達也

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

濟曰凡水方折者有玉圓折
者有珠折曲也善曰尸子

蓄實母希聲雖秘猶彰徹

翰曰水
之蓄珠

曰凡水其方折者有
玉其圓折者有珠也
常有音聲雖然秘密光明亦通於上喻君子之道闇而彰也善

聆

善

龍睽

砌

九淵聞鳳窺丹穴

良曰聆聽也睽察也九重之淵
龍所居也丹穴山名也鳳鳥所

從中出也善曰廣雅曰聆聽也莊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
泉驪龍頷下說文曰聆察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
五采名曰鳳鳥丹善曰見東京賦歷聽豈多士善本作唯然觀時善本作

哲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烈善本作列字銑曰觀見敷

士然獨見僧達可為時哲矣舒其文章布其言語可以廣國朝之美
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工官也王逸楚辭注曰發文舒詞爛然

成章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為國華尚書曰凡厥
衆人極之敷言秋興賦曰猥廁朝列爾雅曰列業也

邦懋芳風被鄉耆向曰懋盛被加耆老也言德輝可以盛邦德輝灼

記曰德輝動乎內而人莫不承聽善曰禮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

閉音覽濟曰側不敢正謙詞也邑外曰郊扉門扉也言我同僧達

人貞吉躬仲堪謀曰善曰周易曰履道坦坦幽林間時晏開亟器迴長者轍翰

荆門晝掩閑庭晏然善曰林間里門晏晚亟數也林中之門雖晚開而數迴長者之車轍善

曰爾雅曰野外謂之林鄭玄周禮注云閭里門也漢書淮南王曰早
閉晏開又曰陳平

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浹

羣化徂生入窮節良曰惟思浹及徂往也靜思及於萬物

節喻已年老者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蘇林漢書注曰浹周

也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爾雅曰徂往也謂往之死也家語孔
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

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善曰豫往誠歡歎悲來非樂閼銑

豫逸歎息也逸樂之往信歡之息也凡奏樂而喜樂闕而悲言今悲
來自傷不因樂闕善曰周易曰初六鳴豫凶王弼曰樂過則溢志

窮則凶爾雅曰豫樂也淮南子曰奏樂善曰屬美謝繁翰遙懷

而喜曲終而悲鄭玄禮記注曰闕終也

具短札阻點切向曰愧我無繁辭之翰綴屬君之美事然遠寫

說文曰懷念思也又曰札牒也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濟曰顏延年從兄顏敬宗也車長沙字仲遠
善曰集曰從兄散騎字敬宗車長沙字仲遠

顏延年

炎天方埃鬱暑晏閑塵紛翰曰言正炎熱時塵氛煩鬱

至夜曉乃息也閑猶息也

善曰淮南子曰南方曰炎天高誘曰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性炎上故曰炎天廣雅曰方正也毛萇詩傳曰鬱積也禮記曰仲夏小暑至賈逵國語注曰晏晚也毛萇詩傳曰關息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

星分良曰調偶猶無對也獨靜閑偶坐臨堂對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偶對也周禮曰以星分夜側聽風薄博木

遙睇月開雲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鈇曰薄迫

聞風聲迫林木視月從雲而開也陰蟲蟬也先秋謂秋前聞也雪紛紛而薄木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易通系卦曰蟬蟬之蟲隨陰隨陽聖主得賢臣頌曰蟬蟬俟秋吟

過半荃蕙豈又芬向曰雖在夏中聞蟬蟬鳴則知時候過半荃蕙香草也豈能久芬者亦自傷也歲候初

善曰楚辭曰時薺薺而過中又曰荃蕙化而為茅屏居惻物變慕類抱情殷濟

屏退也類朋類也謂敬宗仲遠也退居痛物之變化思慕朋類而情殷憂也舍曰漢書曰寶嬰謝病屏居田南山下鵬鳥賦曰萬物變化楚辭曰思慕類兮以悲魏文帝書哉行曰喟然以惋

九逝非歎抱情不得叙桓玄鸚鵡賦曰眷倚侶而情殷殷憂也

空思七襄照成文翰曰言我竟一父九往遂空自悲思所思者君也襄久也但恨七及不再不成文章也

詩云曉彼牽牛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善曰楚辭曰憫路之遠遼兮魂一夕而九逝韓詩曰跋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薛君曰襄反也

直東宮答鄭尚書一首

良曰鄭鮮之為都太子舍人故有此贈答善曰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高祖踐祚遷都官尚書

顏延年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然答詩謝舍人之曰

皇居體環極設險祗天工善本作工字鏡曰皇居天子居也體象也象衆星之環北極設

險謂禁衛也祗猶敬也工官也言守衛敬天子宮也舍曰孔融為

彌衡表曰帝室皇居西京賦曰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譬衆星之環極半赫羲以輝煌周易曰至公設兩闥阻通軌對禁限

清風向曰兩闥謂皇宮皇太子宮也俱在禁省故去對禁也限清風謂不見鄭舍曰兩闥謂東宮及中臺也方言曰軌道也

各有禁守謂禁中也故曰對也胡廣書曰建興惠清風跂予旅東館徒歌屬南墉

濟曰跂舉踵也旅客也東館謂東宮舍人呂之徒空也言思鄉空為歌謠墉牆也尚書省在南故云南墉也善曰毛詩曰誰謂宋遠改

予望之賈逵國語注曰旅客也爾雅曰徒歌曰謠鄭玄儀禮注曰屬注也謂意之注也尚書為中臺在南故曰南墉寢興鬱

無已起觀辰漢中翰曰鬱思也或病或起思君之深也辰大火也漢河也中正南也舍曰毛詩曰言

念君子載震載興鄭玄考工記注曰鬱不舒散辰大辰也爾雅大辰房心尾也郭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毛萇詩傳曰漢天河

也流雲謁青闕皓月鑒丹宮踟躕清防密徙倚

恒漏窮良曰流雲行雲也謁暗也闕門樓也鑒照也踟躕不安見清防謂屏風也密靜也徙倚猶徘徊也漏刻漏也漏盡謂

至曉不寐舍曰廣雅曰鑒照也毛詩曰搔首踟躕夏庚冲谷潘岳詩曰相思限清防企佇誰與言爾雅曰密靜也楚辭曰步徙倚而遙

思漏窮君子吐芳評感物惻余衷惜無立園秀景言曉也

行彼高松銑曰君子謂鄭也芳評謂所贈詩也言感物痛我之中心也惜傷也高松喻鄭公言我傷無立園之美微

學彼高松貞堅之節善曰演連珠曰肆義芳評古詩曰感物懷所思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唐易曰賁于丘園束帛箋箋陸機演連珠

曰亡園之秀因時則揚毛詩曰景行行止高松喻守節而不移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知言有誠

貫美價難克充向曰謂鄭所贈詩有知言誠信之貫我之才薄不能充所贈詩之美價也舍曰知波之

言有誠實借貫美價難以克充也漢書武帝詔書曰九變復貫知

言之選論語子貢曰有美王於斯韞櫜而載諸求善價而沽諸

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齊曰何以銘記嘉善之賜將樹絲桐為琴瑟播之樂章舍曰樹絲

桐欲播之琴瑟也魏文帝書曰嘉貺益映爾雅曰貺賜也毛詩曰言

樹之背史記曰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異絲桐之哉問

和謝監靈運一首翰曰監秘書監也和前靈運贈范二中書也舍曰

沈約宋書曰靈運為秘書監也

顏延年舍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顏延之為始安太守元嘉三年徵為中書侍郎

弱植慕端操求窘步懼先迷良曰植立端直窘急也言少小立身慕端直之操急

步追之常恐先迷失其正道也舍曰左氏傳鄭子產如陳曰陳亡國也其君弱植王逸楚辭注曰植志也楚辭曰內惟省以端操又曰

夫唯捷徑以窘步周易寡立非擇方刻不藉窮棲銑曰

立身不能擇方正之道以刻不藉窮棲寡於善曰孫卿子曰寡立而不勝堅強而不暴周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

王弼曰得其所久故不易也孔安國論語注曰方道也謂常道也莊
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非俗之又枯槁赴淵者之所
好也韋昭國語注曰山處曰樓伊昔邁多幸秉筆待兩閨向曰伊惟邁

閨謂中書侍郎及太子舍人也舍曰陸機答賈謐詩曰伊昔有皇

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國語士蒞謂智囊子曰呂秉
筆事君兩閨謂上臺及東

官也事二官已見曲水詩雖慙丹腹施未謂之素睽音

濟曰丹腹喻榮祿也睽別也言雖蒙榮祿之施終不同素絲之變而
別也善曰丹腹喻君恩也玄素喻別也盧諶答劉琨書曰始素終

玄墨翟垂涕周易曰睽者徒遭良時彼王道奄昏霾

音埋翰曰良時明時也彼傾奄久霾暗也言我但遭良時之傾覆而
王道久已昏暗謂少帝之日善曰謂少帝之日也潘岳河陽縣詩

曰徒恨良時泰蒼頡篇曰諛佞也方言曰人神幽明絕明

奄逮也昏霾喻世亂也爾雅曰風雨土為霾人神幽明絕明

好雲雨乖良曰謂謝朓等作亂絕其祭祀明好各出如雲雨乖

離也善曰人神幽明絕明言時亂不獲祭享也曾子

曰天曰明地曰幽張載詠懷詩曰雲乖雨散心乎愴而

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

蹊曰弔問也屈屈原忠而被逐自投水而死我今被出同之故問於
洲渚之間也謁帝帝舜蒼梧山名舜葬處蹊徑也善曰謂之始安

郡也賈誼有弔屈原文楚辭曰舉汀洲兮杜若文字集略曰江水
際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謁帝承明廬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

巖聽緒風攀林結留萸音啼向曰緒風相緒不斷之風留

辭曰倚石巖以流涕又曰款秋冬之緒風又曰留萸香草也

月瞻秦稽出為始安守曷何也瞻秦稽謂秦望會稽山也言何

月望此山也謂謝公隱此山也善曰躋予已見上文衡山名也爾

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毛詩曰曷月還歸歸哉引晔會稽記曰秦望山
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望南海越絕書曰

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名茅山曰會稽皇聖昭天德

豐澤振沈泥翰曰皇太祖也昭上天之德而降豐霽之澤振

文帝也孫卿子曰變化代興謂之天德謝承後漢書曰仁風
豐澤四海所宗說文曰振舉也葛龔與張略書曰頑闇沈泥

雀善本作雉化何用充海淮良曰惜傷也雀入海為蛤雉入

何以用充淮海善曰國語曰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

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鄭玄禮記注曰充足也子喻切去國還故

里幽門樹蓬藜采茨葺昔宇剪棘開舊畦銳曰

謂去職仕也幽門謂幽隱之門樹種也蓬蒿草也茨茅葺脩也言采
茅脩昔時之屋翦伐荒棘理其舊田五十畝曰畦 舍曰去國謂去
始安也莊子曰越之流人去國旬月古詩曰思還故里問楚辭曰處
玄合之幽門陸雲答兄書曰脩庭樹蓬鄭玄周禮注曰茨闔苦也廣
雅曰葺葺也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剪其荆棘 物謝時既
孟子曰病于夏畦劉熙曰今俗以二十五畝為小畦
晏年往志不偕 向曰萬物退落歲時既晚年已往矣而志不
子俱也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楚辭曰年洋洋 **親仁敦情昵**
而日往毛萇詩傳曰偕俱也俱亦齊同之意也
興玩 舍本作 究辭悽 濟曰親仁謂靈運也敷布昵近究盡也言
之悽切也 舍曰親仁謂靈運也左氏傳陳五父曰親仁善鄰國
之寶也爾雅曰昵近也孫炎曰親之近也說文曰興悅也玩愛也
馥歇蘭若清越奪琳珪 翰曰蘭若香草琳珪美玉也言靈
草之音氣 舍曰吳都賦曰芬馥盼靈說文曰歇息也一曰氣越泄
也禮記曰昔者君子以德於玉焉叩之其聲清越以長鄭玄曰越猶
也 **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 良曰盡我之言非所能報
有也 舍曰易曰書不盡言報章已見上文莊
子曰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蒼頡篇曰懷抱也

荅顏延年一首

王僧達

銑曰沈約宋書云王僧達琅邪人也
少好學善屬文為始與王行府參軍
稍遷至中書令以屢犯上顏
於獄中賜死也 舍注同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

向曰司馬相如字長卿謂
在人上也華陽益州縣名仲

連魯仲連也擅專也海陰海西畔 舍曰長卿相如字也尚書曰華
陽黑水惟梁州華陽國記曰益州地稱天府原曰華陽史記曰魯仲
連齊人也穀梁
傳曰水南曰陰 **珪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 齊曰珪璋王也
文章為府庫之富精理謂精微之理至道之心謂魯仲連也 舍曰
言珪璋之麗既光於文府精理之妙亦窮於道心文賦曰遊文章之
林府尚書曰 **君子聳高駕塵軌實為林** 銑曰君子
道心惟微 君子聳高駕塵軌實為林 延年言高駕

之軌與精塵可並二賢為林 舍曰楚辭曰竦余駕兮入冥何邵
詩曰亮無風雲會安能襲塵軌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也 **崇**

情符遠迹清氣溢素襟

翰曰崇高符同素本也高情同
往賢之遠迹清淑之氣自盈於

本心 舍曰思玄賦曰盡遠迹以飛聲陸景典 **結游略年義篤**
語曰清氣漂於青雲之上聲類曰襟交領也



顧弁浮沉寒榮共偃暴

善本作曝字

春醞時獻斟

良曰

謂結交游略謂簡略取年德道義之人也篤厚也相顧盼也亦去浮薄取沈深榮屋翼也偃卧也暴向日以炙背也醞酒也獻斟謂相獻而斟酌也善曰莊子曰忘年忘義振於無境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高誘淮南子注曰浮沉猶盛衰也桓子新論曰余與揚子雲奏事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焉郭璞上林賦注曰榮屋南簷也曹植酒賦曰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開

暄輕雲出東岑

銑曰聿遂也言遂來及此歲序之暄暖東岑東山也

善曰毛詩曰聿來胥宇鄭玄曰聿

聿來歲序

也麥隴多秀色楊園流好音

向曰秀美也麥初秀而色美楊柳也流好音謂春鳥

聲也

善曰魏文帝登城賦曰嘉麥被壟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楊園之道又曰睨睨黃鳥載好其音

歡此乘日

暇忽忘逝景侵

濟曰言歡樂乘此暇日之美其光景忽忘逝日之侵我年也

善曰言人壽不留與景俱逝而壽損侵謂之侵莊子牧馬童子謂黃帝曰有長者教予曰

幽

若乘口之車而遊於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

衷何用慰翰墨久謠吟

翰曰言我之深衷何足可畏但歌吟君之文章以安我心也

善曰

歸田賦曰揮墨以奮藻

棲鳳難爲條淑貺非所臨

良曰鳳非梧桐不棲言君文章

如鳳而我非梧桐難爲待鳳之條淑善貺賜也言不

堪當所賜詩也

善曰鳳非梧桐不棲故曰難爲也

誦以詠

作求

周旋匪以代兼金

銑曰兼金最好金也言誦詠周旋藏之於匣以當好金也

善曰左氏傳

太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孟子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也

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一首

善曰宣

謝玄暉

向曰在宣城郡內高齋謂安坐以靜心呂僧珍齊王洪曹也先有贈故答

結構何迢遞曠望極高深

濟曰結構作齋屋也迢遞高也何者自問也曠遠也言遠

盡見高深也

善曰結構謂結連構架以成屋宇也魯靈公殿賦曰觀其結構廣雅曰曠遠也高深謂江山也魏武帝善哉行曰山不厭

高海不厭深吳都賦曰曠瞻迢遞

窓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日出衆

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

言所居高窓中平對遠山臨庭下視高樹池上酌謂酌酒池上也風中琴謂致琴風中令自鳴聽之以爲樂也

善曰曹子建詩曰歸鳥

赴喬林石崇思歸引曰宴華池酌玉觴

嵇康贈秀才詩曰習習和風吹我素琴

非君美無度孰爲

二八卷二十六卷

七

勞寸心

良曰無度謂不可量也言非君懷不可量之美誰能勞寸心謂詩以贈我也

勞心切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

銑曰問遺也瑤華玉也言能以恩惠好我故遺我玉音玉音謂詩也善曰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毛萇曰惠愛也鄭玄曰言愛仁而

又好我毛詩曰雜佩以問之毛萇曰問遺也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若遺金門步見就

此

善本作山岑向曰金門謂金門也言若能遺金門步當見就

王字山岑我此山中也善曰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穆天子傳曰癸巳至羣王之山容氏所守先王之謂冊府郭璞曰即山海經玉山西王母所居者皇甫謐釋勸曰排闥闔步玉岑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一首

濟曰沈尚書沈約也善注同

謝玄暉

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茲

翰曰漢淮陽太守汲黯上書云病上曰淮陽吾股肱地卿爲我

卧理之在茲謂在淮陽也善曰漢書曰李布爲河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又曰拜汲黯爲淮陽太守黯伏地不受

印上曰君薄淮南耶顧淮陽吏人况復南山曲何異幽棲

時連陰盛農節臺

善笠聚東菑

良曰南山曲謂宣城郡在山曲言淮陽猶理况此山曲與幽棲何異乎連陰久雨也盛農則盛夏時臺以禦暑也笠以禦雨也東東泉也菑耕田也善曰謝靈運南山詩曰疑此

永幽棲胡安道愁霖賦曰與連陰之時退想雲物之見微毛詩曰彼都人士臺笠緇緇撮毛萇曰臺所以御雨音臺爾雅曰田一歲曰菑

高閣常晝掩荒階少諍辭珍簟清夏室輕扇動

涼颼

楚嘉魴聊可薦綠蟻

善本作方獨持

也颼風也魴魚名綠蟻酒也言郡內無事但獨爲飲宴而已善曰盡掩已見上注楚辭曰溢颼風而上征毛詩曰南有嘉魚鄭玄毛詩

箋曰聊略也釋名曰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洗然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夏李沈朱實秋藕折

輕絲

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沉朱李於寒水

良辰竟何

許夙昔夢佳期

濟曰許處也言我平生良時竟在何處但夙昔思夢好期而已善曰佳謂沈也言會面

良辰竟在何許而令夙昔空夢佳期阮籍詠懷詩曰良辰在何許疑霜沾衣襟許猶所也尚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孔安國曰夙早也浚深

也早夜思之湏明行之楚辭曰與佳期坐嘯徒可積爲邦歲

今夕張王逸曰不敢尊者故言佳也

已暮

翰曰後漢成續為南陽太守但坐嘯而已為邦謂為郡守也言我坐嘯空久為已經一年而無德化及人也善曰張璠

漢記曰南陽太守弘農成續任功曹岑暉時人為之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續但坐嘯璠音津暉音質論語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絃歌終莫取撫枕善本作令

自嗤

良曰子游為武城宰以絃歌化言我於絃歌之化亦無所取唯知卧病持枕令我自輕笑善曰論語曰子游為武城宰

聞絃歌之聲陸機赴洛詩曰撫机不能寐阮籍詠懷詩曰數數令自嗤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

同僚一首

銑曰眺為隨王文學帝徵眺還都道中為詩寄西府同僚即除新安

王記室善曰蕭子顯齊書謝眺為隨王子隆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眺以才文尤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眺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勅眺可還都眺道中為詩以寄西府

謝玄暉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向曰言客志與江流俱未央息善客左氏春秋曰水泉

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長

善曰

府有度關山曲王粲閑邪賦曰關山介而阻險頌延年秋胡詩曰反路遵山河秋河曙耿耿寒渚夜

蒼蒼

濟曰耿耿明淨也蒼蒼秋色也善曰秋河天漢也耿耿光也毛詩曰蒹葭蒼蒼引領善本作

見

京室宮雉正相望

平翰曰京室謂齊郡丹陽也三版曰雉宮雉宮牆也言與己正相望也善曰潘岳

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東京賦曰京室密清周禮曰王城隅之制九雉古詩曰兩宮遙相望

金波麗鳩鵲

玉繩低建章

良曰金波月也玉繩星名鳩鵲館名麗酒明也建章宮名低謂星下於宮也善曰漢書歌云

月穆穆以金波王弼周易注曰麗連也張揖漢書注曰鳩鵲觀在雲陽甘泉宮外春秋元命包曰玉衡北兩星為王繩星漢書曰拍梁災

於是作建章宮也

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

銑曰鼎門丹陽郡門也荆州有楚昭

王冢冢南曰陽言我驅車至都門外乃思見荆州也善曰上詩曰驅車策駕帝王出紀曰春秋成王定鼎于郊鄆其南門名定鼎門蓋

九鼎所從入也方言曰冢大者為丘丘南曰陽荆州圖曰楚昭王墓登樓賦曰所謂昭丘也

馳暉不可接何

況隔兩鄉

向曰且至暮日光馳度尚不可保交接何况隔兩鄉也善曰馳暉日也眺至尋陽詩曰過客無留軫馳

雁有奔箭毛萇

風煙

善本作雲字

有鳥路江漢限無梁

濟曰

之中有飛鳥來往江漢之水限關無橋梁也

善曰南中八志曰

常

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

翰曰秋殺氣至鷹隼擊搏菊秋華也委謂零落也言此恐驚邪

言尉

羅者寥廓已高翔

良曰尉羅者捕鳥之人寥廓空也高翔言遠去也此喻讒

人將害於已

善曰喻蜀父老曰猶鵠鵠之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數澤廣雅曰寥深也郭玄也

酬王晉安一首

謝玄暉

善曰晉安郡守王德元也酬者言先贈詩今有答也善曰集

謝玄暉

曰王晉安德元王隱晉書曰晉安郡太東三年置即今之泉州也

謝玄暉

謝玄暉

稍稍枝早勁塗塗露晚晞

向曰稍稍樹枝勁彊無葉之兒塗塗厚也言厚露晚晞

乾也

善曰爾雅曰稍稍擢也郭璞曰謂下無枝柯稍稍擢長而殺也楚辭曰白露紛以塗塗王逸曰塗塗厚貌也毛萇詩傳曰晞乾也

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雁飛

濟曰言晉安知有橘柚而不知有鴻雁蓋答所贈詩意也

善曰列子曰吳越之國有木焉其名曰檮樹而多生蠶則柚字也鴻雁南棲衡陽不至晉安之境故曰寧知也

拂霧朝

青閣日軒坐彤闈

翰曰拂霧言早也青閣朝堂也軒晚也彤闈宮門謂為尚書處也善曰左氏

傳趙鞅曰日軒矣

悵望一途阻參差百慮依

良曰悵望

恨此一道阻隔之事而參差因漸百慮來相依也善曰蔡邕詩曰

暮宿何悵望周易子曰一致而百慮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為至安在

我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

說曰言春草至秋更加綠公子謂元也言歲時已改

君猶未西晉安在國東則西可知也

善曰春草萋萋故王孫樂之而不反今春草秋而更綠公子當未西歸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

草生兮萋萋古詩曰秋草萋已綠毛詩曰誰能西歸

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向贈詩蓋有相與幽棲之志故言久帶京洛使緇墨之塵染汚表衣也言此喻讒人將汚已之貞潔也善曰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京

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奉答內兄希叔一首

善曰顧氏家譜曰盼字希叔邵陵王國常侍

陸韓卿

濟曰蕭子顯齊書云陸厥字韓卿吳人也好屬文州舉秀才後遷至太子

大傳此詩爲內兄顧盼先贈詩故有此答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陸厥字韓卿吳人好屬文州

舉秀才王晏少傳主簿後至行軍參軍厥父破 詩坐繫尚方尋有令放厥恨父不及感慟而卒

其集云竟陵王舉秀才 選太子太傅功曹掾

嘉惠承帝子躡綺履奉王孫

翰曰帝子太子也言已承其嘉惠也躡綺履也履衣冠

之履奉侍也王孫者謂太傅王晏也 善曰帝子謂竟陵也王孫謂 太傅王晏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管子曰君有嘉惠於其

臣漢舊儀曰帝子爲王長門賦曰躡綺履起而 屬叨金馬署又 衍從魏志蔡邕見王粲曰此王公孫有異才

點銅龍門

良曰屬會也金馬署名銅龍太子門名言我無才幸 會叨預此中之誠誠爲點汚也 善曰漢書音義曰

屬近也切金馬署謂爲秀才也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點 銅龍門謂爲太傅功曹掾也漢書口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

曰門樓上 有銅龍

出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

錢曰公孫弘封平 津侯開東閣待士

邸國舍也田文封孟嘗君亦好賓客也謂已事太子亦得出入邸舍 爲公侯所尊敬也 善曰孟嘗喻太傅也漢書曰封丞相公孫弘爲

平津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 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歸來翳桑柘

朝夕異涼溫

其一向曰歸來謂歸其私家翳桑柘也涼溫冷熱 也言朝去官寒則冷也 善曰左太冲詠史詩曰

陳平無產業歸來翳 負郭涼溫喻貴賤也

殂落固亡是寂蔑終如

善本作 始字 斯

銑曰殂落死也寂蔑猶寂寞也言人之死固亦如是寂寞 善曰但 落猶彫落也羽獵賦曰萬物殂落於外荀組七哀詩曰何其寂寞

杜門清三徑坐檻臨曲池

翰曰杜塞清淨也將謂門有 三徑檻欄楯也言感此涼溫

之事塞門絕交

善曰漢書曰王陵杜門竟不朝請三輔 史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鳥鵲嘯 儔侶荷芰始參差雖無田田葉及爾汎漣漪

濟曰鳥鵲水鳥名荷芰水草名嘯鳴也參差初生不齊也田田蓮葉 汎風吹水成文曰漣及爾謂與顧盼汎之也漣水文也 善曰蜀都

賦曰鳴儔侶古樂府詩曰江南可采蓮 蓮葉何田田毛詩曰河水清且漣漪

春華與秋實庶子

及家臣

良曰邢顒爲平原侯植家丞防閑以禮與植不合庶子 劉楨有才華而植重之人問之以爲采庶子之春華忘

家臣之秋實家丞亦家臣也謂防閑爲邵陵王常侍故有此言也 善

曰魏志曰邢顒字子昂爲平原侯植家丞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

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顗北土之彦而植禮遇殊時顗反疎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

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人

善本作民字良曰王門謂邵陵王門也俊

賢俊也 善曰鄒陽上書曰何王之門不 離宮收杞梓華屋

當

善本作富字

徐陳

銑曰離宮華屋皆太子宮館也收取也杞梓良木名喻賢才也徐陳陳琳魏文帝為

五官中郎將時並以才華為友善也 善曰離宮華屋皆太子也下 帝為五官郎將北海徐平明

善本作金

上林苑日入伊水濱

其三翰曰言晨夕侍游不常其所 善曰言晨夕侍遊良非一所也

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漢書曰梁孝王入朝侍帝遊獵上林中論衡 書記既翩翩賦歌

能妙絕

濟曰阮瑀善書記翩翩輕舉貞劉公幹善於詩賦歌亦

曰公幹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 相如惡溫麗子雲慙筆札

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之

銑曰司馬長卿善為文章慙也谷子雲妙於筆札此人皆王侯賓客對我兄盼則慙慙

淹遲皆一時之與長卿首尾溫麗枚舉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

矣方言曰慙慙也漢書曰樓護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

子雲之筆札樓 駿足思長阪柴車畏危轍

向曰駿良馬也

以騁其足柴車弱車也畏懼也危險路也駿足喻肝柴車喻已也

善曰駿足喻希叔柴車自喻也東臺彥荅杜育詩曰矯矯駿足繫纓

朱就韓外傳齊子曰臣賴君 愧茲山陽讌空此河陽別

其四濟曰嵇康與向秀居山陽縣常為竹林之讌石崇河陽有別業

言我愧無歡讌空有別業 善曰魏氏春秋曰嵇康寓居山陽縣與

向秀遊於竹林號曰七賢曹植送應 平原十日飲中散千

氏詩曰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

平原趙勝也史記曰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家遺平原君好書曰

誰獻酬

良曰激海郡文帝與吳質徐幹所游處宜城出美酒喻

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于寶晉紀 激海方淫滯宜城

日初呂安友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

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于寶晉紀

日初呂安友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

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于寶晉紀

日初呂安友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

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于寶晉紀

日初呂安友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

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于寶晉紀

日初呂安友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

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于寶晉紀

日初呂安友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

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于寶晉紀

日初呂安友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

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于寶晉紀

日初呂安友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

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于寶晉紀

酬也 善曰言已之事竟陵猶徐吳之在渤海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即徐吳遊之所也國語曰底著淫滯賈逵曰淫久也陳思王酒賦曰酒有宜城濃醪蒼梧漂清毛詩曰獻酬交錯屏居南山下臨此歲方秋 銑曰猶隱居也臨此歲方秋喻已之將老也 善曰屏居南山下已見上文左氏傳卜徒父曰歲云秋矣漢書路博德曰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廣雅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 其五良曰惜傷也日方始也 將暮矣無輕舟以濟喻已之老不遇濟時之才言此以傷時也 善曰言無輕舟以相從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劉越石贈盧諒詩曰時哉不我與曹子建贈王仲宣詩曰有彼孤鴛鴦哀鳴無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贈張徐州謖一首

范彥龍

濟曰范雲字彥龍武興人也事齊爲竟陵王子良文學至梁爲散騎侍郎

張謖爲徐州刺史臨去就雲別不見雲後作詩贈之

田家樵采去薄

傳

暮方來歸

翰曰樵采謂採樵也 善曰漢書楊惲曰田家作苦

長景陽雜詩曰投來備岸垂時聞樵採音楚辭曰薄暮雷電廣雅薄至也毛詩曰來歸自鎬杜預左氏傳注曰來者自外之文也 還

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

良曰稚子小子也客謂張謖也 扉門也 善曰史記曰楚懷王

稚子子蘭呂氏春秋曰款門而謁高誘曰款叩也 柴扉即荆扉也鄭玄禮記注曰草門荆竹織門也 儂從皆珠玳

裘馬悉輕肥

銑曰儂從謂隨謖行者玳瑁也裘衣裘也珠玳言裝飾之盛衣輕馬肥也 善曰吳都賦曰

儂從奕奕廣雅曰實導也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劍並以珠飾之請春申君客

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

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 向曰墟也乘肥馬衣輕裘 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 居落離

也傳驛馬也瑞節信也謂軒蓋瑞節照所居生光輝也 善曰說苑程璜謂田子方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又師曠謂晉平公曰五鼎不啻

生墟落應劭風俗通曰諸侯及使者有傳信乃得舍於傳耳今疑刺史行部車號傳車從事督郵周禮曰典瑞鄭玄曰瑞節信也 疑

是徐方牧既是復疑非思舊昔豈有此道今已

微物情弄疵賤何獨顧衡闈

濟曰以小子說所以疑也 徐徐州也方牧謂刺史也

言思舊之道於今已微凡人之 心弄於卑賤而君獨眷我於衡門之下 善曰阮瞻止欲賦曰意謂是而復非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

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范甯曰逆者非却也莊子曰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郭象曰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爾雅曰疵痛

也衡闈衡門也或以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翰曰揮散也言我恨

不得殺雞蒸黍與故人叙離散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山陽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為友春別京師以秋為期至九月十五日殺

雞作黍二親笑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信懷情

士不失期者言未絕而巨卿至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

徒慍慍音草善本淚下空霏霏良曰慍慍憂兒霏霏淚下

思也毛詩曰驕人好好勞寄書雲間鴈為我西北飛

人草草又曰雨雪霏霏鴈可傳書故言之徐州在西北故云西北飛也善曰漢書曰帝思

撫武使謂單于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西北謂徐州也在

揚州之西北與地志曰宋以鍾離置徐州齊以荊州為北徐州也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向曰古意謂象古詩之意也此贈中書監

王融也善曰集曰覽古贈王中書融

范彥龍

攝官青瑱闥遙望鳳皇池濟曰青瑱門名雲為通直郎不敢正言故云攝中書監曰

鳳皇池善曰王融答詩題云雜體報范通直雲梁書曰雲為通直

散騎侍郎左氏傳韓厥曰敢告不赦攝官承乏漢舊儀曰黃門郎暮

入對青瑱門拜晉中興書曰荀勗徙中書監為尚書

令人賀之乃發悲去奪我鳳皇池卿諸人何賀我耶誰去相去

遠眼眼阻光儀翰曰眼眼不見兒阻隔光景容儀善曰

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鸚鵡劉楨贈徐幹詩曰誰謂相去遠古詩曰盈

鷗賦曰侍君子之光儀

岱山饒靈異淮善本作水富英

奇良曰岱山太山也淮水水名二處並出琅邪王氏也靈英並賢

邪郡音義曰屬徐州晉書琅邪王氏之先逸翻陵北海搏飛

漢紀曰秦遷于琅邪之阜虞後徙于臨沂

出南皮銑曰徐幹居北海吳質游南皮二子皆蒙魏文帝深眷

也一本作出

氏多才子也善曰徐幹居北海吳質游南皮二子皆蒙魏文帝深眷

故言地以明之也郭璞遊仙詩曰逸翻思拂霄杜預左氏傳注曰陵

俯也謂輕易之莊子曰鵬搏扶搖而上遭逢聖明后來栖

司馬彪曰搏園也園飛而上若扶搖也

桐樹枝向曰以鳳喻賢人也言鳳鳥與賢人皆逢聖君而後出

鳳皇王鄭玄毛詩箋曰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

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栖

莫盛皇

離離下垂兒喻明君厚祿養賢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鳳皇非竹可
實不食毛詩曰葛之覃兮維葉莫莫又曰其桐其柯其實離離

栖復可食此外亦何為 翰曰桐樹可栖竹實可食喻中書
省官祿可居食也何為言何所為

豈知鷦鷯者一粒有餘貲 良曰鷦鷯
當止足也 善曰古詩曰鷦鷯

小鳥也一粒一米也言食少而易有餘貲以此喻已也 善曰
鷦鷯賦曰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蒼頡篇曰貲財也

贈郭相廬出谿口見候余既未至郭

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一首

善曰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吳分屬
陽之桐廬溪也劉孝標集曰郭桐廬時

任彦昇 銑曰助為新安太守郭
時為桐廬令故伺候也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 向曰富春縣名渚水曲也蓄
意謂蓄其舊意以待作相思

涿令行春返冠蓋溢川 則郭君也善曰漢書曰會稽郡富
春縣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

坻 音池濟曰滕撫為涿令風政脩明也行視返還也言時之德有
類於撫故視百姓春田而還也坻岸也溢川岸者言冠蓋盛多

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滕撫字叔輔北海人也初仕州郡稍遷
涿令有文武理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流愛于民行春

兩白鹿隨車俠轂而行郭璞上 望久方來萃悲歡不自持
林賦注曰坻岸也坻或為渚

翰曰萃聚會也望久則悲聚會則歡應事而感 滄江路窮此
不能自執持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萃集也

湍險方自茲疊嶂易成響重以夜猿悲 良曰湍險
自此而多

疊嶂重山也山深易為音 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 銑曰
響音更增援啼而益悲也

為客之心幸而暫止者為遇心期也心期 親好自斯絕孤游
謂時也 李善曰楚辭曰聊抑而自弭

從此辭 向曰親好亦謂時也孤游自謂也言從此告辭 善
曰謝靈運詩曰孤遊非情款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行旅上

河陽縣作二首

潘安仁 翰曰旅舍也言行客多憂故作詩自
慰次於贈答也 善曰哀傷贈答皆

潘居陸後而此
在前疑誤也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

濟曰蟬翼輕薄以喻已微細也弱冠謂二十時忝辱被辟

為太祖掾也

舍曰岳弱冠舉秀才曹植表曰身輕蟬翼恩重丘山楚辭曰蟬翼為輕也

在夜妨賢路再

升上宰朝

韓曰疾病也自謙以病敗不才之姿再為上宰府掾言已在病以妨賢路也毛詩曰亮亮在夜說苑楚令尹虞丘子謂

莊王曰臣為令尹處士不升妨群賢路上宰朝謂司空太尉府

猥

荷公叔舉違

善本

陪廁王寮

良曰廁列也魯公叔文子升公朝言我猥荷此時升

於公府為掾而今遠離陪侍列天子之外寮也

善曰言以凡猥之才而荷薦舉也太尉舉為郎已見閑居賦許慎淮南子注曰猥凡也

論語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俱與文子同昇諸公子曰可

長嘯歸

東山擁耒耨

奴時苗

東山理農業也

曰岳屏居天陵東山下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說文曰耒手耕曲木鄭玄周禮注曰耨耘耨也

幽谷茂纖葛

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卑高亦

何常外降在一朝

銑曰纖細隕落趾根也飛莖直生枝也喬高也纖葛生幽谷中而出於陵榮條敷峻

巖而落於根言高卑外降無常在一朝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趾足也爾雅曰大阜曰陵二者外降在於倏忽以喻人之榮辱亦在

須臾言不足歎也

徒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

向曰小人自謙也言逢時通泰恨我

道之獨消

善曰李陵贈蘇武詩曰良時不再至彌衡書曰衡以良時散而復合周易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譬如野

田蓬幹

鳥活

流隨風飄

濟曰皆自謂所以耳幹轉也

里乘風之勢也

鶡冠子曰幹流遷徙如淳漢書注曰幹轉也

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

翰曰都邑游謂昔為尚書郎河朔謂河陽令也

後役也善曰歸田賦曰游都邑以求久尚書曰王次于河朔

登城眷南

顧凱風揚微綃

音消良曰凱風長養萬物之風綃輕絲也揚微絲謂和而不猛

善曰毛詩箋曰顧視也

呂氏春秋曰南方凱風禮記曰綃幕也鄭玄曰綃縑也

洪流何浩蕩脩芒鬱鬱

疏曰洪流黃河也浩蕩廣也脩芒芒山也

善曰誰謂

晉京遠室邇身實遼

向曰京洛陽也邇近也言去京室雖近而身不得往寔遠也

詩曰誰謂宋遠又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劭

平協韻

向曰恐

不能助繼先賢之令名善曰左氏傳人生天地間百年孰

能要平聲翰曰百年之分誰能要而得之如敵善本如

石火瞥滅若截道颼良曰敵擊也瞥暫見也言擊石之火

是也善曰爾雅曰頽光也毛詩曰子有鍾鼓弗擊弗考毛萇曰考

亦擊也稿與考古字通古樂府詩曰鑿石見火能幾時說文曰瞥見

也張衡舞賦曰瞥若電滅古詩

齊都無遺聲桐鄉有餘謠

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颼塵銑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得而稱焉是無遺聲也朱邑為

桐鄉畜夫廉平不苛吏人愛而歌焉是有餘謠一善曰論語曰齊景

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得而稱焉漢書曰朱邑為桐鄉

福謙在善曰周易曰鬼神害

純約害盈由矜驕向曰純專也言天見約而謙者則福之矜

驕而盈者則害之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

怵音桃濟曰怵偷也猶苟且也善曰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怵君

子是則是怵毛

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翰曰洪河黃河也善曰潘

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歸鴈映蘭詩音止善本

游魚動圓波良曰冒覆也湍急流也激衝也巖阿山曲也小渚

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韓詩曰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

華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銑曰厲急也菊草名至秋

道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今方南路在近伐柯亦不遠也善

曰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廣雅曰厲高也謂高而急也禮記曰季秋月

菊有黃華左氏傳穆叔曰引領西大夏緬熙觀崇芒鬱嵯

峨向曰大夏東京門名緬遠觀見也言大夏門遠而不見也芒山

名峻峨山高阜善曰陸機洛陽記曰大夏門魏明帝所造有

三層高百尺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邀也郭緣生述征記

曰北芒去大夏門不盈一里秦嘉詩曰巖石鬱嵯峨

人擾擾俗化訛五戈切濟曰擾擾擾皆衆也言都邑人衆

俗化訛偽也善曰楚辭曰紛擾擾兮九州

王逸曰擾聚也七發曰擾擾若三

棹一作掾

蘿

翰曰萍之依水隨水去留蘿之寄松隨松高下人俗與政化遷

地性也

毛詩曰葛藟荒于松柏曹

朱博糾舒慢楚風被

琅邪

良曰朱博遷琅邪太守齊風舒緩博乃勅公曹掾吏衣皆去

善曰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勅功曹
官屬多衷衣大袒不中節度自今棹吏衣皆去地三寸視事數年大
改其俗緣吏禮節皆如
楚趙詔音紹詔袴也

竟何常政成在民和

銳曰蓬之性曲所以直者依叢麻也
衆庶之薄所以厚者在政成也

史記曰秦更名人曰黔首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

位同

單父邑愧無子賤歌

向曰處子賤理單父常鳴琴而單父
理言我位即同之化乃愧其不如

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

善曰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
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
濟曰豈敢以此官為微小
小但恐辱負荷之任也

在懷縣作二首

潘安仁

翰曰岳自河陽令遷
懷令有思京之意

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未垂

良曰南陸曰道也日行南道
脩長景影也謂夏至之後則

影長也朱明夏也送未垂謂六月將盡之時也
善曰續漢書曰日
行南陸謂之夏淮南子曰仲夏至脩毛
詩曰夏之日毛萇曰言時長

也爾雅曰夏為朱明未垂猶未也崔
駰臨洛觀賦曰迎夏之首末春之垂
初伏啓新節隆暑方

赫曦

善本作羲字銑曰初伏謂三伏之初也此時暑盛故稱赫曦
赫曦炎盛也
善曰崔寔四民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瓜于

朝想慶

雲興夕遲

去
白日移揮汗中宇登城臨清池

向曰慶雲瑞雲也遲待也謂苦熱思待云起日移也中宇屋也言出中
屋登城臨池以候涼氣也
善曰遲猶思也史記蘇秦曰揮汗成雨

涼飈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圃

耀華果通衢列高椅

濟曰騷風圃園也華果諸果實也衢
道也列行列也椅桐類也
善曰靈圃

瓜咤蔓長苞黃羣子紛廣畦
小瓜也

苞叢生也薑芋菜屬言瓜引蔓於叢草之下薑芋之屬分蒲於廣大之畦也 舍曰韓詩曰縣縣瓜畎薛君曰畎小瓜也毛萇詩傳曰苞本也劉熙孟子注曰今稻栽肅芋芋 舍本作 黍苗何離離俗以五十畝為大畦也 舍曰禮記曰於栽者培之凡時泉謂之栽也廣雅曰芋芋茂也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虛薄之時用位微名曰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載迄于斯 銑曰施用虛薄謂無才德乏也政化績功也京輦謂天子所居輦轂之下也迄至也 舍曰朝子曰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胡廣漢官制故注曰輦下諭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詩曰以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 舍曰廊廟之言無是材器數出外職固亦宜之 舍曰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本之枝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孫卿子曰君道行則萬物皆得其也 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 濟曰越鳥在北地則巢亦南枝言我亦同是而戀京室也 舍曰古詩曰越鳥巢南枝 春秋代遷逝四連紛可喜 舍曰楚辭曰綠葉素榮紛其可喜 寵辱易不驚戀太

難為思

去聲 翰曰寵辱之事理當驚我則易之以為不足驚然戀本鄉之深實難為情思也 舍曰老子曰寵辱驚何謂也為下得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 我來冰

未泮時暑忽隆熾

良曰泮散熾盛也謂早春已及於夏 舍曰毛詩曰我來自東又曰迨冰未泮也

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駛

所登城望郊甸游目

歷朝寺

銑曰淹滯駛急也感還期之遲傷年運之急乃登城遠望意歷京邑朝寺也 舍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楚辭曰忽返顧以遊自風俗通曰

今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也

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

向曰小國謂懷縣也寂開也

舍曰老子曰小國寡民陸賈新語曰君子之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 白水過庭

激綠槐夾門植

音值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也 信美非吾土祗

攬懷歸志

濟曰攬猶亂也 舍曰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眷吾土毛詩曰祗攬我心孟子曰浩然有歸志 眷

然顧輦洛山川邈離異

翰曰輦洛潘岳墳塋所在也眷彼與此山川遠而間

殊也 舍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慘焉心悲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輦洛岳父墳塋所在也漢書曰潁川北近輦洛墳塋已見西正

賦楚辭曰終免獨離異顧言旋羣良曰簡書刑書也鄉畏此簡書忌言我願還鄉而畏

忘此刑書也善曰毛詩曰願言思子又曰祇奉社稷守恪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毛詩曰簡書戒命也

居處職司音伺銑曰祇敬恪勤也言我敬奉社稷勤居所處職

人焉有社稷為左氏傳公
鋁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

迎大駕一首

善曰王隱晉書曰東海王越從大駕討鄴軍敗永康二年越率天下

甲士三苗內人奉迎大駕還洛

潘正叔

向曰東海王越從大駕討鄴軍敗輕騎奔下邳永康二年越率天下甲士

三萬人奉迎大駕還洛足時預為故有此詩

南山鬱鬱參差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縈被

廣隰濟曰岑峯峻良迅疾被滿也縈縈蒿也朝日順長塗夕

暮無所集翰曰順從集止也晝日從長道而行至夜無所居止此謂時之亂也善曰毛詩曰順彼長道魏武帝短

歌行曰暮歸雲乘懷良曰懷車綱也浮淒風尋惟入淒風悲風也惟

車慢也善曰傳毅七激曰仰歸雲翹遊風說文曰乘覆也惟車道

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世故尚未夷峭函方嶮

澁銑曰深識士虛設以發下詞也夷平也世亂未平峭谷函關之路尚嶮澁未逆也善曰王命論曰超然遠覽淵然深識假為深識

之言也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災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戰國策蘇武曰秦東有峭函之固

狸夾兩轅豺狼當路立向曰狐狸豺狼皆喻貪亂之臣夾轅當路謂親近執權勢也善曰

漢書杜文謂孫賓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狸善曰翔鳳嬰籠檻騏驥見維縈濟曰翔

喻賢人也籠檻維縈言被拘繫不得施其用也善曰翔鳳騏驥皆喻賢也楚辭曰騏驥伏匿而不見鳳皇高飛而不下鸚鵡賦曰順籠

檻以俯仰毛詩也素本也言我俎豆昔常聞軍旅素未習翰曰俎豆禮事

禮儀之事昔則聞也軍旅之事本未閑習善曰論語曰衛靈公問

陣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

玄壘服注曰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戰良曰託言深識之士而實足自

逆一作通

謂也言願少停君之車駕待兵戈戰歟而行此假言之其實屬君也善曰既假為彼人之辭故自謂為君也毛詩曰載戰于戈

赴洛詩二首

善曰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下篇云東宮作而此同云赴洛誤

陸士衡

銑曰此詩赴太子洗馬時作也後篇意乃在東宮作蓋撰者合也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列

善本作心烈字也言望於世俗富貴則

無端命管道藝之術又無猛心善曰莊子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此周而友憲不忍為也漢書音義希世隨世也禮記曰儒有合

志同方營靖端肅有命假楫越江潭

音尋協韻濟曰靖清端正肅敬也有

命君命也假借舟楫以渡江潭潭江之深也善曰國語祁午見范宣子曰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國周易曰大君有命說文曰

越渡也楚辭曰游於江潭親友贈玉邁揮淚廣川陰

翰曰邁行揮拭也廣川陰江南岸也

言親友贈行拭淚而別於此處善曰家語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主肅曰揮涕者淚以手揮之

撫膺解

攜手永歎結遺音

良曰膺胸也撫膺解手而離別也言別後長歎鬱結思其所遺之音信也善曰列

子曰撫膺而恨毛詩曰攜手同行又曰寤寐永歎曹子建雜詩曰戀慕遠人願欲託遺音

無迹有所匿寂

寞

善本作漠字

聲必沈

銑曰謂離別後迹無所見聲無所聞匿沈皆不見之兒善曰言分訣之後形聲俱沒視

之無迹而形有所匿聽之寂漠而無聲必沈也呂氏春秋曰作肆則有所匿其塗也淮南子曰寂寞音之主也迹或為積非也

目眇弗

善本作不字

及緬然若雙潛

向曰肆縱緬遠也言縱目遠視而不相見故意相思

緬然若雙潛也

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肆盡也毛詩曰瞻望不及緬已見上文

南望泣玄渚北邁

涉長林

濟曰玄渚江中洲渚也涉歷也言南望洲渚而泣北行已歷長林善曰西京賦曰海若遊於玄渚

拂脩薄油雲翳高岑疊疊孤獸騁嚶嚶思鳥吟

翰曰草木叢生曰薄翳蔽也疊疊獸行只嚶嚶鳥聲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孟子曰油然作雲疊疊走貌也曹子建詩曰孤獸走索群毛詩

曰鳥鳴嚶嚶

感物戀室離思一何深

良曰室謂母室謂妻善

曰感物已見上文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

佇立慨

善本作憮字我歎寤寐涕盈衿

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為心

銑曰歎息也言歎息悲涕為仕晉故歎惜不得有懷歸之

志辛苦羈旅誰堪為此心也善曰毛詩曰佇立以泣又曰慨我寤歎歸志已見上文

羈旅遠游官託

本陽下日上
有記字

身承華側

向曰承華東宮門名 舍曰謂為太子洗馬也左氏

韓後漢書王常曰臣託身陛下

陸機洛陽曰太子宮有承華門

撫劍遵銅輦

振整也言整冠纓盡祇敬也 舍

肅曰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銅輦太子車飾未詳所見漢書

禮銅或為影 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

心感物情悽惻

翰曰歲月何易流轉冬夏忽焉已改言離經

年歲感物變易而情悽惻 舍曰毛詩曰二

月初吉載離寒暑

慷慨遺安念 舍本作愈字 永歎廢寢食 舍本作餐

猶復也安何永長也 舍曰東京賦曰膺多福以安愈永歎已見上

文列子曰杞國有人憂天崩廢寢食蔡琰詩曰飢當食兮不能餐

思樂樂難誘曰歸歸未尅

銑曰防進剋遂也 舍曰國語楚藍尹亶曰飲食思禮同

宴思樂毛詩女曰歸歸曰歸歲亦暮止

憂苦欲何為纏絲曾與臆

向曰言憂

苦之事但纏於曾臆之間 舍曰列子曰卑辱則憂苦張叔與

任彥堅書曰纏絲恩好庶蹈高蹤登樓賦曰氣交憤於曾臆

仰

瞻陵霄鳥羨爾歸飛翼

濟曰霄空羨爾也言瞻望陵空之鳥願假爾翼而歸飛 舍曰

高誘淮南子注曰羨願也毛詩曰弁彼鸞斯歸飛提提

赴洛道中作二首

翰曰此詩意與前二篇同

陸士衡

揔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

良曰揔攬也嗚咽悲哀也密猶近也 舍曰家語孔子曰

舍御者正身以揔轡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薛君韓詩章句曰嗚歎辭也毛萇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

借問子何

之世網嬰我身

銑曰世網謂官事嬰纏也 舍曰江偉答軍司馬詩曰羈繫繫世網進退惟准繩說文曰

嬰繞也

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

向曰遵循也北渚向北之渚南津別處也 舍

曰永歎已見上文秦嘉贈婦詩曰遺思致款誠

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山澤

紛紛餘林薄杳阡眠

濟曰曠空也紛紛餘屈曲自草木叢生曰薄杳遠也阡眠原野之色 舍

曰周禮曰野塗五軌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上林賦曰紆餘逶迤楚辭曰遠望兮阡眠

虎嘯深谷底雞

鳴高樹巔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

翰曰哀風謂悲哀之風孤獸失

羣獸也更經也善曰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樂錄曰鷄鳴高樹巔悲情觸物感沈思鬱

纏絲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良曰沈深悽悲也善曰纏絲佇立已見上文

丁儀寡婦賦曰賤妾亮亮顧影為儔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

遠游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振策陟崇丘安轡遵

平莽銑曰脩長振舉策鞭陟升也崇丘高山也莽草也善曰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秦嘉妻徐氏答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

是越秦嘉詩曰過辭二親墓振策陟長衢漢書曰天子案轡徐行方言曰草南楚謂之莽夕息抱影寐朝

徂銜思往向曰徂往也善曰楚辭曰廓抱影而獨倚頓轡倚高善本作巖

側聽悲風響濟曰頓轡駐馬也高巖高山也善曰頓轡猶舍也爾雅曰嵩高也清露墜素輝

明月一何朗撫枕善本作不能寐振衣獨長想翰

墜落也輝謂露色也振整也善曰新序曰老古振衣而起舞賦曰遊心無垠遠思長想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良曰梁陳二國名機

為吳王郎中令行過之故作此詩也

陸士衡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銑曰矯舉也崇賢太子門名言已昔蒙嘉善之運得舉迹

入此門為太子洗馬善曰孫故詩曰矯迹步立闔東假翼鳴

鳳條濯足升龍淵向曰鳳鳴於梧龍升於淵然龍鳳皆喻東宮也假翼濯足機之謙詞善曰應璩與

劉公幹書曰鷄鷄棲翔鳳之條寵寵遊升龍之川識真者所為憤結也玄冕無醜士冶照使

我妍翰曰大夫玄冕也台服美服也妍好也言為大夫者無醜惡之人况服鮮美益使我妍好善曰周禮曰大夫玄冕輕

劍拂鞞礪長纓麗且鮮齊曰鞞大帶礪帶之垂言輕劍拂此垂帶而長纓又鮮明也拂飾也

善曰禮記曰男鞞革也毛詩曰垂帶而厲毛萇曰厲帶之垂者鄭玄曰鞞必垂厲以為飾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也誰

謂伏事淺契闊踰三年良曰伏事謂伏事於太子也契闊勤苦也踰越也善曰周禮曰大

司徒領職事十有二曰服事鄭司農曰服事謂為公家服事也服與伏同古字通毛詩曰死生契闊薄言肅後命

改服就藩

銑曰薄辭肅敬也敬天子之後命以就藩目也言辭天子為吳王郎中令善曰毛詩曰薄言旋歸

左氏傳曰宰孔謂齊侯曰且有後命無下拜漢書曰吳王濞稍失藩目禮

鳳駕尋清軌遠游越

梁陳

善曰毛詩曰星言夙駕廣雅曰軌跡經過於梁陳之國

感

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

良曰感我事吳王而遠念古人也古人謂梁孝王且枚臯馬卿之屬

善曰毛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

善曰藏榮緒言

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

陶淵明

濟曰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潯陽柴桑人少有高趣為鎮軍建

威參軍後為彭澤令解綬去職曲阿者縣名善曰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潯陽人

少有高趣為鎮軍建威參軍後為彭澤令解印綬去職卒於家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

翰曰齡年也委安也言我少年之時寄心於事物之外以

琴書自安而已

善曰晉中興書簡文詔曰會稽王英秀玄虛被棲事外鄭玄儀禮注曰委安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

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

良曰褐短衣也屢空謂貧無財也言我雖被短衣家貧無資常晏然

欣樂而無憂也

善曰家語曰原憲衣冠弊并日而食蔬衍然有自得之志論語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屢空漢書曰揚雄家產不過十金室

無檐石之儲晏如也

時來苟宜會宛轡憩通衢

銑曰宛蓄也言時命既來且宜與之

相會將行徘徊蓄轡息於通衢

善曰盧子諒答魏子悌詩曰遇蒙時來會宛屈也言屈長往之駕息於通衢之中通衢喻仕路也毛萇

詩傳曰憩息也通衢已見上文

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踈眇孤舟

向曰投捨策杖也謂捨所拄之杖命早行之衆將赴職與田園漸踈也眇

逝

善本作遊字

縣縣歸思紆

善曰七命曰夸父為之投策楚辭曰安眇眇兮無所歸薄又曰縹緲縣縣之不可紆王逸曰縣縣細微之

思難斷

我行豈不遙登陟

善本作降字

千里餘目倦脩塗

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歎高鳥臨水愧游魚

銑曰言

勞此長路念山澤隱逸之居故慙於魚鳥之適性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之隱士或夫負妻戴以入山澤言魚鳥咸得其所而已獨違

其性也文子曰高鳥盡而良弓藏
太戴禮曰魚遊於水鳥飛于雲

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蹟

善本作

迹字 拘聊且憑化遷終及班生廬

翰曰真想謂無爲之事言此事久在

曾襟誰謂形之與蹟更被拘止聊且復依憑運化之遷移終當同班固里止仁所廬也 善曰淮南子曰全性保真不虧其身老子曰脩之於身其德乃真王逸楚辭注曰保真守玄默也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郭象曰與時俱化也班固幽通賦曰終保已而貽則里止仁之所廬漢書曰班彪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楊子雲已下莫不造門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作一首

良曰潛詩晉所作者皆題年号入宋所作者但題甲子而已意者取事二姓故以異之江陵郡名塗口江口名 善曰沈約宋書曰潛曰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已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已來唯云甲子而已江圖曰自沙陽縣下流一百一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里至塗口也

陶淵明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

俗情

銑曰閑居靜居也塵事塵俗之事也冥遠敦厚也宿好謂舊所好也幽隱之事而無俗塵也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塵事塵俗之事也郭象莊子注曰凡非真皆塵垢矣說文曰冥窮也又曰窈深遠也左氏傳趙襄曰郕穀悅禮樂而敦詩書纏子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

如何舍此去遙遙至南

善本荆

林園也南荆荆州遙遙行負

善曰西

叩棧曳

親月舩

善本作新

秋臨流別友生

濟曰叩擊也棧舩傍版親愛也友生朋友也 善曰楚辭曰漁父鼓枳而去王逸曰叩舩舩也

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

昭昭天宇闊晶晶

川上平

翰曰夜景月也湛澄也月有盈虛故曰虛明昭昭晴

明白天宇謂天之覆地如屋宇也闊廣也晶晶謂月光照水上平淨 善曰淮南子曰甘暝于大霄之宅覺視于昭昭之宇李願離思篇曰烈烈寒氣嚴寥寥天宇清說文曰通白曰晶晶明也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

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良曰遑暇宵夜孤獨征行也審戚良曰遑暇宵夜孤獨征行也審戚

事長沮桀溺耦而耕自逸我心依依慕之也善曰毛詩曰不遑假寐淮南子曰寧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寧戚衛人聞齊桓公與霸無因自達將車自往商秋聲也莊
為好爵榮銑曰投此冠冕將歸舊居不以好爵為榮華也善曰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向曰衡茅茅屋也言養無為之道於茅宇之下庶幾以為善名善曰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曰士生一時鄉里稱善人斯可矣鄭玄禮記注曰名令也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一首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永初三年五月崩少帝即位出靈運為永嘉郡守少帝猶未改元

故云
永初

謝靈運濟曰謂高祖崩少帝立出靈運為永嘉郡守故有幽棲之志也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翰曰述職述其職事闌暑謂夏末暑氣闌也金西方行其

色白故云金素言期在闌暑比及理棹已變為秋時善曰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漢書王吉邵公述職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潘岳悼亡詩曰潯暑隨節闌闌猶盡也金素秋也秋為金而色白故曰金素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劉楨書曰肅以素秋則落也
秋岸澄夕陰火晏團朝露良曰夕也火心星為秋候晏秋天也團謂露垂而團善曰火大火也毛詩曰七月流火兩雅曰秋為晏天毛詩曰野有蔓草露團兮
辛

苦誰為情游子值頽暮銑曰辛苦之情以難堪而又屬頽暮之時善曰陸機赴洛詩曰辛

歲習習其若頽**愛似莊念昔久敬曾存故**向曰莊騷越人事楚

執珪有疾為越吟曾子耕大山下遇雨作憂思之歌言我同此二人懷舊故愛敬之也善曰言遊子多悲觸物增戀愛其似者若莊生之念疇昔久而愈敬類曾子之存故交莊子曰夫越之流人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論語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韓詩外傳曰子夏過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二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之一費也事君有功輕而負之二費也久友交而中絕此三費也
如何懷土心持此謝

遠度濟曰持此懷土之心慙謝古人之遠度善曰此謂懷土也言如何同彼懷土之心持此彌慙遠度也楚辭曰遠度世以

忘歸思玄賦曰願德遠度以自娛

李牧愧長袖卻克慙躡步

翰曰趙

皆用之善曰言手足有疾故或愧或慙也戰國策曰武安君李牧

至趙王使韓蒼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坪上首

當死武安君曰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獲死罪於前故使

工人為木杖以接手上若弗信請視之說文曰押兩手擊也希買切

左氏傳曰使郤克微會于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

房杜預曰跛而登階故笑也魏都賦曰邯鄲躡步

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成惡

言雖有疾皆不見棄遺也良時已見上

文左氏傳曰駸駸惡杜預曰惡貌醜也

曰余亦支離依方早

有慕良曰遇時雖醜亦為時所用謂李牧卻克也支離毀瘁也方

子曰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臂為臂

千賢音義曰形體離不全正也名疏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

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

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子貢曰

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大之戮民也郭象曰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

方外夫遊外者依內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漢

書郊祀歌曰天地並况惟予有慕會音括擷租括切躡步米切

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

銑曰言我生幸遇明盛之時親蒙賢達所眷顧

善空班趙氏

璧徒乖魏王瓠

向曰班列也子男執璧也趙氏璧天下之寶

而無用也言我空列子男之位而無用於時也賾猶遺也善曰言

見珍同乎趙璧為用而乖謂瓠言無所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班次

也趙氏璧已見盧諶覽古詩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

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自舉剖之以為瓢則瓠

落無所容非不枵然大也吾為其無用捨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

大矣何不櫛以為大鐏而浮乎江湖司馬彪曰瓠布濩落零落也枵

然大貌櫛謂擊破之也喻莊子之言大也若巨瓠之無

施也瓠落大良徐仙民戶郭切枵許喬切捨方部切

紀始得傍歸路

銑曰自從仕來漸進得二十四年傍近也言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

言欲之郡必塗經始寧故曰歸路

將窮山海迹永絕賞

心晤善本作悟字翰曰晤對也言我將尋山水窮盡其迹與賞心

迹賞心之對於此長乖

鄭玄毛詩箋曰晤對也

過始寧墅一首

良曰靈運父祖並葬始寧并

謂一作魏

過故墟也 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脩營舊業極幽居之美水經注曰始寧縣西本上虞之南鄉也

謝靈運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

銑曰束髮謂人仕耿介謂節操言我入仕之時而懷節操及後

為世事所迫因而推遷不成宿心也 善曰韓詩外傳曰夫人為父者必全其身體及其束髮屬授明師以成其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兮顧慕先聖之遺教莊子曰惠施之才逐萬物而不反尚書王曰惟人生厚因物有遷

紀及茲年緇磷謝清曠疲爾

結慙貞堅

向曰言違我宿志如

昨日已經二十四年矣緇磷薄也玉之為體淒之不黑磨之不薄喻君子處濁亂不易堅白言我隨物遷變故云慙謝清曠貞堅之士也 善曰廣雅曰違背也楊維解嘲曰歷覽者茲年矣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蒼頡篇曰曠疎曠也莊子曰爾然疲而不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 善曰拙謂拙官也閑居賦曰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韓康伯周易注曰薄謂相附也論語曰智者動仁者靜五臣本無此二句 剖

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

濟曰凡為太守皆剖竹使符也永嘉郡臨海故云守滄海枉帆謂枉

曲船帆來過舊居

善曰漢書曰初與郡守為使符說文曰符信漢制以竹分而相合

山行窮登頓水

涉盡洄公

翰曰登頓謂上下也洄公謂逆順也 善曰爾雅曰逆流而上曰迴洄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而下曰公

巖峭嶺稠疊洲榮渚連縣白雲抱幽石綠篠媚

清漣葦宇臨迴江築觀基曾巔

良曰峭峻也稠疊重疊也連縣不絕良篠

竹箭也漣謂風吹水成文也葦構曾高也言築觀於高山之巔 善曰廣雅曰峭高也又曰稠穊也三輔故事曰連縣四百餘里清漣已見止文洞簫賦曰迴江流川而漣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

旋

銑曰揮舉告辭也言舉手辭鄉人云三載秩滿當期旋歸也 善曰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燕丹子夏

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與論行三載黜陟幽明故以為限

且為樹枌櫝無令孤願言

向曰枌櫝木名謂鄉人云為我樹此木於墳之上無令孤我所願之言 善曰左氏傳曰初季孫為已樹六枌於蒲圃東門之外杜預曰

枌櫝欲自為櫬也

富春渚一首

濟曰富春渚名在錢塘江

謝靈運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

翰曰宵夜濟渡也漁浦浦名富春郡名也善曰吳郡記

曰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

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

良曰定山赤亭皆江中山名緬

遠也言遠若雲霧之間無淹薄謂此中水急而不可停也善曰吳郡緣海四縣記曰錢塘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十里橫出

江中濤迂邁以避山難辰發錢唐已達富春赤亭

溯流觸礁急

臨圻

畿

阻參錯亮之伯昏分險過呂梁壑

銑曰

圻岸也向流則懼驚濤急浪臨岸則阻石參錯亮信也伯昏晉人古有直者臨履危而不懼也呂梁之險懸流三十仞鼃鼃之所不能游言我無昏不懼之分而所經之險過於呂梁善曰溯流已見上文卑蒼曰碣曲岸頭也碣與圻同參錯謂碣岸之險參差交錯也列子曰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指杯水其肘上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

下潛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今汝休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殆

天分猶節也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

能游之

平

游至宜便習兼山貴止託

向曰游仍也言

有山險也言今經險阻宜便習於水貴止託於山言其危也善曰

周易曰水洊至習坎王弼曰重險懸絕故水洊至也不以坎為隔絕

相仍而至習乎坎者也習謂便習之也

平生協幽期淪躋困

周易曰兼山艮又曰艮其止止其所也

微弱久露干祿請翻始果遠諾

善本作始果遠諾

期但以沈頓困於微弱常不能就猶此久露干祿之請翻始遂於遠

心矣善曰論語曰子張學干祿果猶遂也鄭玄毛詩箋曰諾應辭

也然古者請於君君許則盡諾以報之

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

翰曰零落

昔幽隱之心漸得舒散而人俗之事俱從棄捨

善曰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叡平斯宿心莊子曰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楚

辭曰唯草

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蟄

良曰昭明曠遠也

木之零落

萬物雖龍騰蟄屈不為殊觀也

善曰莊子苑風謂謄芒曰願聞神

人謄芒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昭曠說文曰曠明也周易曰尺

蠖之屈以求伸也龍

蛇之蟄以存身也

七里瀨一首

濟曰瀨水流沙上也七里者言長七里也此瀨下數里有嚴子陵隱居

謝靈運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游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

奔峭

向曰羈旅之心積於秋晨秋晨游望展適懷也湍急流峭峻也言旅客奔往皆多傷苦於此善曰爾雅曰展適也郭璞

曰得自申晨皆適意曹植九詠曰何孤客之可悲淮南子曰岸峭者必陀許慎曰陀落也然奔亦落也入彭蠡湖口詩曰圻岸屢崩奔與

此同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紛沱若哀禽

相叫嘯

濟曰潺湲水聲沃若茂盛良叫嘯衆鳥相命聲也善曰楚辭曰觀流水兮潺湲雜字曰潺湲水流良也毛詩

曰無裘如膏日出有耀毛萇曰日出照曜然見其如膏也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海賦曰更相叫嘯詭色殊音遭物悼

遷斥存其

善本作期字得要妙翰曰遭遇悼傷也遷斥謂貶出也言遇時物則傷貶出存我幽

隱之期則爲善要妙也善曰廣雅曰斥推也老子曰湛兮似或存王弼曰和光而不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不亦湛兮似或存兮莊

子曰此之既秉上皇情善本豈屑末代諂良曰秉謂要妙也作心豈屑結末代諂持屑

請讓也言我既持上皇道德之心豈顧末代人所責讓也善曰莊子曰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王逸楚辭注曰屑顧也劉向雅

琴賦曰末世鎖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銑曰瀨灘名世才兮智孔寡

釣處任公子有道者以大釣巨綸釣於東海而獲大魚離而腊之自

瀾河以東蒼梧以北皆厭此魚喻道也以道養人故衆足言經此釣

處屬想其人以道濟衆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光武

除爲諫大夫不屈曰任公子爲大釣巨綸五十犗以爲餌躡會稽投

竿東海旦旦而釣暮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驚

揚而奮鬚白波若山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瀾河以東蒼梧以

北莫不饜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向曰古今不殊自

若魚也同其隱遁之調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樂稽耀

嘉曰聖人雖生異世其心意同如一也調猶運也謂音聲之和也

登江中孤嶼一首善曰永嘉江也

謝靈運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懷新道轉迴

尋異景不延亂流趨孤嶼善本作孤嶼媚中川

良曰懷想新知其道轉遠尋求奇異則光景不長正絕流曰亂趨向媚好也 善曰長門賦曰貫歷覽其中操周旋已見上文爾雅曰迥遠也又曰延長也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 雲日相輝映空水

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想象崑山姿

緬邈區中緣 銑曰言嶼上特表神靈藏蘊仙真而世物莫能賞接誰復得為傳述也想象崑山上靈仙之姿焉

然有似緣上此孤嶼之中矣緬邈焉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表明也謂顯明之也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說文曰真仙人變形也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列仙傳曰西王母神人名王

母在崑崙山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迫區中之隘陝 始信安期術

得盡養生年 向曰安明先生古仙人也言我見此山靈異始信神仙之道得盡養生也 善曰列仙傳曰安

期生琅邪阜鄉人自言千歲文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莊子養生篇曰可以盡年郭象曰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

初去郡一首 五言 濟曰靈運在永嘉十一年稱疾去職作此詩也 善曰沈約宋

書曰靈運在郡一周稱疾去職

謝靈運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 翰曰裁少也彭宣薛廣德皆御史大夫上書乞骸骨是少

知恥也貢禹與王陽善見陽登用而喜故云未遺榮 善曰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

上書乞骸骨歸鄉里又曰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彭薛平當述曰廣德當宣近於知恥漢書貢禹字少卿琅邪人也為光祿大夫上

書乞骸骨鍾會遺榮賦 或可優負競豈足稱達生

良曰言此貪競之人則為優未足知達生之理 善曰楚辭曰皆競進以貪婪莊子曰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胥司馬彪曰傀讀曰瑰

瑰大也情在故曰 伊予秉微尚拙訥謝浮名 銑曰秉持大也胥多智也

也惟我持此小尚山水之節又加踈拙蹇訥故辭 廬園當 栖

巖卑位代躬耕 向曰廬小屋也 善曰嵇康絕交書曰子房之卑位禮記曰夫

得足以代其耕 顧已雖自許心迹猶未并無庸妨

周任有疾象長卿 濟曰情雖在栖隱身尚居官是迹未與心合也妨害也周任古賢人也言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是害周任之言也司馬相如患消渴之疾言我有疾似之象似也 善曰莊子曰夫神者不自許也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

力就列不能者止漢書曰司馬長卿
有消渴疾常稱疾閑居不慕官爵
畢娶類尚子薄游似

邴生濟曰尚子平男娶女嫁畢勅斷家事勿復相關邴萬容養志
自脩薄為游官而已言我皆似類善曰嵇康高士傳曰尚

長字子平河內人隱避不仕為子嫁娶畢勅家事斷之勿復相關當
如我死矣嵇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
嫁既畢乃勅斷家事尚向不同未詳孰是邴生

曼容養志自修為官不肯六百石輒自免去
恭承古人意倣

善本作
促字 裴返柴荆良曰恭敬承奉倣始也柴荆謂柴門荆扉也
言敬奉尚邴之意始為裴束還於荆扉柴門

善曰越絕書曰恭承嘉惠思立賦
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

平銑曰牽絲謂牽王如絲之言而仕也元興晉安帝年號解龜謂
解去所佩龜印也景平宋少帝年號言授官於元興謝職於景

平善曰牽絲初仕解龜去官也臧榮緒晉書曰安帝即位改元曰
元興靈運初為琅邪王大司馬行軍參軍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改

元曰景平應璩詩曰不誤牽朱絲三署來相尋漢書曰薛宣為
左馮翊高陽令楊湛解印綬付吏又曰黃金印龜細文曰章

負
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向曰聖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
遇物則照為官臨人亦如是焉言

我負幽隱之心二十年矣而今始能廢於將迎之道
善曰嵇康
幽憤詩曰內負宿心文子曰聖人若鏡不將不迎爾雅曰將送也理

棹遄還期遵渚驚脩垆終水涉登嶺始出

行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

蹇居落英戰勝懼者肥止鑒善本作流歸停

濟曰遄速遵依垆野遡向曠空憩息挹酌蹇取也言去官還歸酌泉
取花自樂也蹇勞也幽居之道亦欲之富貴之樂亦欲之二者戰於

胸中而幽居之道勝故使瘦者肥也夫水為人鑒照以其不流而歸
停止焉今我將體而止之

善曰潘岳在懷縣詩曰感此還期淹遄
速也陸機越洛詩曰永歎遵北渚爾雅曰休外曰垆毛萇詩傳曰挹

斟也王逸楚辭注曰蹇采取也戰勝名貴不如義止鑒明語不如嚙
也韓子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

于胸臆故懼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爾雅注曰臠肉之瘦也巨
俱切文子曰莫監於流潦而監於止水以其保心

而不外蕩也蒼頡篇曰亭定也傳與亭同古字通
即是義唐化

獲我擊壤情善本作聲字翰曰言無事之後即是仗義唐堯
之化而我得同擊壤老人之情

善曰義唐堯
世唐堯堯周處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
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叩者

為上部論衡曰堯時百姓無事有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
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



何力於我也

初發石首城一首

五言良曰靈運謝病東歸會稽太守孟顗乃表其異

志靈運馳往京都詣闕上表太祖知其誣不罪不欲使東歸以為臨川內史至石頭城故作此詩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陳疾東歸會稽太守孟顗乃表其異志靈運馳出京都詣闕上表太祖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為臨川內史伏韜北征記曰石頭城建康西界臨江城也是曰京師

謝靈運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為緇

銑曰珪玉有玷缺可磨而滅也緇汚也善曰毛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毛萇詩傳曰緇黑色也

勞貝錦詩

向曰易中孚卦九五爻云有孚攣如孚信也詩云萇以作人過言我雖抱忠信之德猶勞此讒人構作此罪善曰周易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毛詩曰萇兮萇兮非兮成是貝錦鄭玄曰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功之集彩色以成錦文也

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

濟

言我寸心若不為人信明性命如絲之將絕也善曰寸心已見上文亮猶明也楚辭曰蜂蛾微命東觀漢記梁節王暢上疏曰筋骨相連命在絲髮鄭玄毛詩箋曰察省也

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兼茲

喻天子言

天子垂照貸借我性命更得兼此內史善曰日月喻太祖也葛龔薦黃鳳文曰君垂日月之光流萬里之恩老子曰夫唯道善貸且善成說文曰貸施也

出宿薄京畿晨裝搏

團曾善本作颶楚持切至也晨裝旦飾行裝也搏持也曾颶高風也謂張帆持高風而行李善曰毛詩日出宿于濟又曰莊子曰搏扶搖而上征颶已見上文

重經平生別再與朋知辭故山日已遠風波豈

還時

銑曰謂重與始平郡所居處別也故山謂所居舊山也言今隨波而去豈復有還時謂之臨川郡也善曰再謂前之水

嘉今適臨川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

迢迢

善本作萬里帆

茫茫終何之

向曰迢迢遠也茫茫廣大自言江水廣大不知所之善曰毛詩曰洪水茫茫莊子曰茫乎何

之忽乎

游當羅浮行息必廬霍期

濟曰羅浮廬霍皆山名言游息期於此也

善曰羅浮山記曰山高三千丈長八百里舊說浮山從會稽來博于羅山故稱博羅今羅浮山上獨有東方草木廬霍二山名也已見江

賦 越海陵三山游湘歷九疑

善本作疑字翰曰三山蓋萊方丈瀛洲也九疑山名

湘江也言越江海游歷於此也

善曰東方朔集朝對詔曰陵山越海窮天乃止三山在海中衆仙所居九疑山在長沙零陵舜帝所葬

也 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悽其

良曰欽聖謂舜葬於九疑懷賢謂屈原沈湘江朝暮

言近也悽悲也其助辭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朱勃謂馬援曰欽慕聖義莊子曰萬代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毛

其辭也

皎皎明發心不爲歲寒欺

銑曰言我皎然明發之心松柏不爲

歲寒所能欺損者喻雖遭讒人不能欺辱於已也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說苑曰孔子曰義士不欺心

道路憶山中一首

五言向曰往臨川郡憶始寧山中

謝靈運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

濟曰采菱江南皆楚越歌曲也

發陽阿王逸曰楚人歌曲也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

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

翰曰楚人謂鍾儀也遭晉幽囚而爲楚歌其聲甚哀越客靈運自謂也言聞歌思鄉而心腸斷絕

宋書曰靈運本在陳郡父祖竝葬始寧縣并有故宅遂籍會稽故稱越客焉

斷絕雖殊念俱爲歸

慮款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

良曰絕謂鍾儀也斷自謂也殊念者鍾儀思鄉

靈運憶山雖則殊念然而懷歸曲則同矣憤懣怨歎也

追尋栖

息時偃卧任縱誕得性非外求自己爲誰纂

言本性好靜非外求學此乃從此而出不知纂繼誰人也

寔答陸機詩曰棲息高丘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共嚴光偃卧縱恣而傲誕言得性之理非在外求取足自止爲誰之所繼哉言不爲人之所繼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也司馬彪曰已止也使各

不怨秋夕長恒

善本作

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竿

上聲向曰秋夜可樂故不怨其夕長

夏時可游故苦其日短濯流謂水激洗於湍瀨也竿竹挺也謂倚密竹以就陰也

故懷

巨新歡含悲忘春暖

懷故山不可得爲

新歡常含其悲忘至春暖

悽悽明月吹

惻惻廣陵散

翰曰悽惻皆哀聲也明月吹廣陵散並琴曲名善曰古樂府有明月皎夜光應璩與劉孔才書

日聽廣陵之清散

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

良曰訴告也危柱促管使其聲急而

哀以敘其心

善曰危柱謂琴也孫氏篋篋賦曰陵危柱以誤頑促管謂笛也阮籍樂論曰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也

入彭蠡湖口作一首

銑曰彭蠡太湖名向臨川郡從此過也

謝靈運

客游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岸

屢崩奔

向曰驟數也言人隨風潮之急數見洲島迴曲會合水激其岸崩頽奔波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海曲謂

之乘月聽哀欬

秀浥

及露馥芳蓀

濟曰欬猿類其聲哀也浥濕馥香也

芳蓀草名

善曰乘月猶乘月也黃雅曰言乘月而遊以聽哀欬之響濕露而行爲翫芳叢之馥馥雖也說文曰浥濕也

春晚

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

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

翰曰秀色屯聚也千念萬感言多也石鏡山名松門澗名

攀崖照牽葉入各因事而言之

善曰張僧鑒尋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顧野王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

里窮於松門東西四

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

良曰我所經三

千里青松徧於兩岸

三江既入又曰九江孔殷江賦曰流九派乎潯陽靈物吝珍

怪異人祕精魂

銑曰此中多靈怪神異之人然皆祕其精魂不可見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

高唐賦曰珍怪奇偉毛萇詩傳曰祕閉也江賦曰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鬼

金膏滅明光水碧

輟

善本作綴字

流溫

向曰金膏仙藥也水碧玉也此江中有之然皆滅其明光止其溫潤而不見善曰穆天子

傳曰河伯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流溫言水玉溫潤也

徒作千里曲絃

絕念彌敦

濟曰千里曲謂黃鶴一遠別千里顧徘徊也絃絕謂曲終也言曲終而別念彌厚善曰言奏曲翼以消

憂弦絕而念愈甚故曰徒作也琴賦曰千里別鶴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絃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一首

翰曰華子期角

里先生弟子居此山頂以稱焉麻源山名善曰謝靈運山居圖曰華子岡麻源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

期者祿里弟子翔集
此頂故華子為稱也

謝靈運

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

良曰謂南中炎暖冬月樹木榮善曰楚辭曰嘉南州之

炎德麗桂樹之冬榮

銅陵映碧澗

善本作澗字

石磴瀉紅泉

銑曰銅陵碧澗山澗

評一作訊

名石磴阪也紅泉謂水自沙中流出故其色紅也善曰銅陵銅山也揚雄蜀都賦曰橘林銅陵靈運山居賦曰評丹沙於紅泉靈運自注云即近山所出

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遁賢

向曰隱淪肥遁皆幽

居者枉曲棲止也客暫過故稱枉賢久生故云

險徑無測度

天路非術阡非術阡謂不知道善曰爾雅曰山絕險家語孔子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

天路非術阡

濟曰術阡道也言山絕高險不可測度故云天路

善曰論衡曰天審氣氣如雲曹子建述仙詩曰遊將外雲煙楚辭曰仰羽人於丹

雲煙羽人絕髣髴丹丘徒空坐

翰曰登升空坐也謂外衆山之高邈而入

雲煙也羽人仙人也言仙人不見但空有蹤迹而已善曰論衡曰

百代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

良曰言仙人圖牒碑版之屬皆已摩滅無人傳說且百代之後千載之前無以驗矣潺湲水聲也善曰蘇林漢書注曰牒譜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版邦國之圖籍也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也

恒充俄頃用豈為古今然

銑曰且充少時為樂之用不足為久長之事善曰言古

之獨往必輕天下不顧於世而已之獨往常充俄頃之間豈為尊古卑今而然哉小雅曰充猶備也江賦曰千里俄頃何休公羊注曰俄者須臾之間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常久也莊子曰尊古卑今學者之流也郭象曰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六

立留不死之舊鄉笠捕魚之器莊子以喻言也

圖牒復摩滅碑版誰聞傳莫辨

魚之器莊子以喻言也

圖牒復摩滅碑版誰聞傳莫辨

百代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

良曰言仙人圖牒碑版之屬皆已摩滅無人傳說且百代之後千載之前無以驗矣潺湲水聲也善曰蘇林漢書注曰牒譜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版邦國之圖籍也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也

恒充俄頃用豈為古今然

銑曰且充少時為樂之用不足為久長之事善曰言古

之獨往必輕天下不顧於世而已之獨往常充俄頃之間豈為尊古卑今而然哉小雅曰充猶備也江賦曰千里俄頃何休公羊注曰俄者須臾之間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常久也莊子曰尊古卑今學者之流也郭象曰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六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六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六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六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六

5
30
44

六家文選60卷

増

